通鑑紀事本末

第廿二冊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正史類
六函
四五架
五二號
四二冊

齊東昏侯永元元年、夏六月、戊辰、魏追尊皇妣高氏爲文昭皇后、配饗高祖、增脩舊冢、號終寧陵、追賜后父颺爵勃海公、謚曰敬、以其敵孫猛襲爵、封后兄肇爲平原公、肇弟顯爲澄城公、三人同日受封、魏主素未識諸舅、始賜衣幘引見、皆惶懼失措數日之間、富貴赫弈、

和帝中興元年、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抄是幸臣苟皓、趙郡王仲興、上谷寇猛、趙郡趙脩、南陽趙邕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寖衰、

梁武帝天監元年、冬十二月、魏陳留公主寡居、僕射高肇、

明治九年購求

閣作閤

秦州刺史張彝皆欲尚之、公主許彝而不許肇、肇怒、譖彝於魏主、彝坐沈廢累年、

二年、冬、十一月、魏主納高肇兄偃之女爲貴嬪、

三年、魏冠軍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於帝、常在左右、傳可門下奏事、弄權納賄、朝野憚之、北海王詳亦附焉、皓娶尚書令高肇從妹、皓妻之姊爲詳從父安定王燮之妃、詳烝於燮妃、由是與皓益相昵狎、直閤將軍劉胄本詳所引薦、殿中將軍常季賢以善養馬、陳掃靜掌櫛、皆得幸於帝、與皓相表裏、賣權勢、高肇系出高麗、時望輕之、帝既黜六輔、誅成陽王禧、專委事於肇、肇以在朝親族至少、乃邀結朋援、附之者旬月超擢、不附者陷以大辠、尤忌諸王、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獨執朝政、乃譖之於帝云、詳與皓胄、季賢、掃靜謀爲逆亂、夏四月、帝夜召中尉崔亮入禁中、使彈奏詳貪淫奢縱、及皓等四人怙權貪橫、收皓等繫南臺、遣虎賁百人圍守詳第、又慮詳驚懼逃逸、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諭旨、示以中尉彈狀、詳曰、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人與我物、我實受之、詰朝、有司奏、處皓等罪、皆賜死、帝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詳單車防衛送華林園、毋妻隨入、給小奴弱婢數人、圍守甚嚴、內外不通、五月、丁未朔、下詔、宥詳死、免爲庶人、頃之、徙詳於太府寺、圍禁彌急、毋妻皆還南第、五日一來視之、詳暴卒、詔有司以禮殯葬、先是、典事史元顯獻雞雛四翼四足、

將鳴倒

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雞冠距將鳴求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爲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爲雄但頭冠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對曰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臣以向邕言推之冀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雞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觀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闕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皓等伏誅帝愈重光高肇說帝使宿衛隊主帥羽林虎賁守諸王第殆同幽禁彭城王勰切諫不聽

五年　魏主委任高肇讒薄宗室好桑門之法不親政事

六年高貴嬪有寵而妒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而殂人皆歸咎高氏宮禁事祕莫能詳也

七年春三月戊子魏皇子昌卒侍御師王顯失於療治時人皆以爲承高肇肇之意也　秋七月甲午魏立高貴嬪爲皇后尚書令高肇益貴重用事肇多變更先朝舊制減削

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羣臣宗室皆甲下之唯度支尚書元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聽事欲與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以切諫肇聞而惡之會匡與太常劉芳議權量事肇主芳議匡遂與肇喧競表肇指鹿爲馬御史中尉王顯奏彈匡誣毀宰相有司處匡死刑詔恕死降爲光祿大夫　初魏主爲京兆王愉納于后之妹爲妃愉不愛愛妾李氏生子寶月于后召李氏入宮捶之愉驕奢貪縱所爲多不法帝召愉入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爲冀州刺史愉自以年長而勢位不及二弟潛懷愧恨又身與妾屢被頓辱高肇數譖愉兄弟愉不勝忿癸亥殺長史羊靈引司馬李遵詐稱得清河王懌密疏云高肇弒逆遂爲壇於信

都之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立李氏爲皇后法曹參軍崔伯驥不從愉殺之在北州鎮皆疑魏朝有變定州刺史安樂王詮具以狀告之州鎮乃安乙丑魏以尚書李平爲都督北討諸軍行冀州事以討愉平崇之從父弟也

魏高后之立也彭城武宣王勰固諫魏主不聽高肇由是怨之數譖勰於魏主魏主不之信勰薦其舅潘僧固爲長樂太守京兆王愉之反僧固與之同肇因誣勰非與愉通南招蠻賊彭城郎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珍希肇提攜構成其事肇令侍中元暉以聞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之帝以問暉暉明勰不然又以問肇肇引魏偃高祖珍爲證帝乃信之戊戌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

廣平王懷高肇俱入宴，䮍妃李氏方產，固辭不赴，中使相繼召之，不得已，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小橋，牛不肯進，擊之良久，更有使者，責䮍來遲，乃去牛，人挽而進，宴於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引武士，齎毒酒而至，䮍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死無恨，元珍曰，至尊何可復見，䮍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乞與告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鐶築之，䮍大言曰，寃哉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築之，䮍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尸，載歸其第，云王因醉而薨，李妃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安得良死，魏主舉哀於東堂，贈官葬禮，皆優厚加等，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由是中外惡之益甚，京兆王愉不能守信都，癸卯，燒門，攜李氏及四子，從百餘騎突走，李平入信都，斬愉所置冀州牧韋超等，遣統軍叔孫頭追執愉，置信都以聞，羣臣請誅愉，魏主弗許，命鎖送洛陽，申以家人之訓，行至野王，高肇密使人殺之，諸子至洛，魏主皆赦之，魏主將屠李氏，中書令崔光諫曰，李氏方姙，刑至刳胎，乃桀紂所為，酷而非法，請俟產畢，然後行刑，從之，李平捕愉餘黨千餘人，將盡殺之，錄事參軍高顥曰，此皆脅從，前既許之，原免矣，宜為表陳，平從之，皆得免死，顥祐之孫也，濟州刺史高植帥州軍擊愉，有功，當封，植不受曰，家荷重恩，為國致效，乃其常節，何敢求賞，植肇之子也，加李平散騎常侍，高肇及中尉

王顯素惡平顯彈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奏除平名、
十一年、春正月丙辰、魏以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肇爲司
徒清河王懌爲司空廣平王懷進號驃騎大將軍、加儀同
三司肇雖登三司、猶自以去要任、怏怏形於言色、見者嗤
之尚書右丞高綽國子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及肇爲
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綽顧不見軌乃遽歸嘆曰
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綽允之
孫軌懿之族孫也清河王懌有才學聞望懲彭城之禍因
侍宴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翦之幾盡昔王莽頭
禿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身曲亦恐終成亂階會大
旱肇擅擅錄囚徒欲以收衆心懌言於魏主曰昔季氏旅於
泰山、孔子疾之誠以君臣之分、宜防微杜漸不可瀆也減
膳錄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明君失
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禍亂之基於此在矣帝笑而不應
十四年、春正月魏世宗殂、太子詡卽位先是高肇擅權、尤
忌宗室有時望者太子太保任城王澄數爲肇所譖懼不
自全、乃終日酣飲所爲如狂、朝廷機要無所關豫及世宗
殂肇擁兵於外、朝野不安頒軍將軍于忠與門下議以蕭
宗幼未能親政宜使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省決庶
政以任城王澄爲尚書令總攝百揆奏皇后詔卽敕授王
顯素有寵於世宗侍勢使威爲世所疾恐不爲澄等所容
與中常侍孫伏連等密謀寢閉下之奏矯皇后令以高肇

錄尚書事、以顯與勃海公高猛同爲侍中、于忠等聞之、託以侍療無效、執顯於禁中、下詔削爵任、顯臨執呼冤、直閤以刀鐶撞其掖下、送右衛府、一宿而死、庚申、下詔如門下所奏、百官總已聽於二王、中外悅服、二月、庚辰、尊皇后爲皇太后、魏主稱名、爲書呂哀於高肇、且召之還、肇承變憂懼、朝夕哭泣、至于羸悴、歸至瀍澗、家人迎之、不與相見、辛巳、至闕下、衰服號哭、升太極殿盡哀、高陽王雍與于忠密謀、伏直寢邢豹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畢、引入西廡、清河諸王皆竊言目之、肇入省、豹等搤殺之、下詔暴其罪惡、稱肇自盡、自餘親黨悉無所問、削除職爵、塟以士禮、逮昏於廁門出尸歸其家、　魏于忠既居門下、又總宿衛、遂

無列辭尚書一句

專朝政、權傾一時、　魏尚書裴植自謂人門不後王肅、以朝廷處之不高、意常怏怏、表請解官隱嵩山、世宗不許、深怪之、及爲尚書、志氣驕滿、每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每入參議論、好面譏毀羣官、又表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于忠元昭見之切齒、尚書左僕射郭祚冒進不已、自以東宮師傅、列辭尚書、望封侯儀同、詔以祚爲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祚與植皆惡于忠專橫、密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其罪、尚書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詔、帥合部曲、欲圖于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衆證明昞、準律當死、衆證雖不見植、皆言、

仲達爲植所使植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討同仲達處植死刑植親帥城衆附從王化依律上議乞賜裁處忠矯詔曰凶謀既爾罪不當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須待秋分八月已亥植與郭祚及都水使者杜陵帛雋皆賜死雋祚之昏家也忠又欲殺高陽王雍崔光固執不從乃免雍官以王還第朝野冤憤莫不切齒庚寅魏以車騎大將軍于忠爲尚書令特進加儀同三司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脅息太后既親政乃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爲儀同三司尚書令後旬餘太后引門下侍官於崇訓宮問曰忠在端右聲望何如咸曰不稱厥任乃出忠爲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

初魏于忠用事自言世宗許其優轉太傅雍等皆不敢違加忠車騎大將軍忠又自謂新故之際有定社稷之功諷百僚令加己賞雍等議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皆加封邑雍等不得已復封崔光爲博平縣公而尚書元昭等上訴不已太后敕公卿再議太傅懌等上言先帝升遐奉迎乘輿侍衛省闥乃臣子常職不容以此爲功臣等前議授忠茅土正以畏其威權苟免暴戾故也若以功過相除忠不應賞請皆追奪崔光亦奉送章綬茅土表十餘上太后從之高陽王雍上表自劾稱

反作返

臣初入柏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臣出君行深知不可而不能禁于忠專權生殺自恣而臣不能遠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臣欲出忠於外在心未行迄爲忠廢忝官尸祿孤負恩私請迄私門伏聽司敗太后以忠有保護之功不問其罪

十五年春二月魏中尉元匡奏彈于忠幸國大災專擅朝命裴郭受寇宰輔黜辱又自矯旨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此意欲以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就州行決自去歲世宗晏駕以後皇太后未親覽以前諸不由階級或發門下詔書或由中書宣敕擅相拜授者已經恩宥正可免罪竝宜追奪太后令曰

忠已蒙特原無宜追罪餘如奏　夏四月魏胡太后追思于忠之功曰豈宜以一謬棄其餘勳復封忠爲靈壽縣公

十七年春三月辛未魏靈壽武敬公于忠卒

邢巒寇巴西

梁武帝天監四年　初譙國夏侯道遷以輔國將軍從裴叔業鎮壽陽爲南譙太守與叔業有隙單騎奔魏魏以道遷爲驍騎將軍從王肅鎮壽陽使道遷守合肥肅卒道遷棄戍來奔從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鎮南鄭以道遷爲長史領漢中太守黑卒詔以都官尚書王珍國爲刺史未至道遷陰與軍主考城江忱之等謀隆魏先是魏仇池鎮將楊靈珍叛魏來奔朝廷以爲征虜將軍假武都王珍戍漢

中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憚之上遣左右吳公之等使南鄭道遷遂殺使者發兵擊靈珍父子斬之并使者首送於魏白馬戍主尹天寶聞之引兵擊道遷敗其將龐樹遂圍南鄭道遷求救於氐王楊紹先楊集義楊集起皆不應集義弟集朗獨引兵救道遷擊天寶殺之魏以道遷爲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侯又以尚書邢巒爲鎮西將軍都督征梁漢諸軍事將兵赴之道遷受平南辭豫州且求公爵魏主不許　春二月魏邢巒至漢中擊諸城戍所向摧破冒壽太守王景胤據石亭巒遣統軍李義珍擊走之魏以巒爲梁秦二州刺史巴西太守龐景民據郡不下郡民嚴玄思聚衆自稱巴州刺史附於魏攻景民斬之楊集起集

無當陽侯三字

義聞魏克漢中而懼閏月帥羣氐叛魏斷漢中糧道巒屢遣軍擊破之夏四月冠軍將軍孔陵等將兵二萬戍深坑魯方達戍南安任僧褒等戍石同以拒魏邢巒遣統軍王足將兵擊之所至皆捷遂入劒閣陵等退保梓潼足又進擊破之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于魏初益州刺史當陽侯鄧元起以母老乞歸詔徵爲右衛將軍以西昌侯淵藻代之淵藻懿之子也夏侯道遷之叛也尹天寶馳使報元起及魏寇冒壽王景胤等竝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猝至若寇賊侵逼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忽忽救之詔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事救漢中而冒壽已陷蕭淵藻將至元起

營還裝糧儲器械取之無遺淵藻入城恨之又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爲爲淵藻恚因醉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故淵藻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上疑焉元起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上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爲汝報讎汝爲讎報讎忠孝之道如何乃貶淵藻號爲寇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謚曰忠侯李延壽論曰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闢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寇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爲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啓年之不永不亦宜乎　益州民焦僧護聚衆數萬作亂蕭淵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自擊之或陳不可淵藻大怒斬于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矢淵藻命去之由是人心大安擊僧護等皆平之　秋八月庚戌秦梁二州刺史魯方達與魏王足統軍紀洪雅盧祖遷戰敗方達等十五將皆死壬子王景胤等又與祖遷戰敗景胤等二十四將皆死　冬十一月魏王足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邢巒表於魏主請乘勝取蜀以爲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絕惟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益州外無軍援一可圖也埧經劉季連及鄧元起攻圍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蕭淵藻暴戾少年未治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今之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在劒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

李延壽以下當提行下益州民以下亦同

無數萬二字

彼境內三分已一自南安向涪方軌無礙前軍累敗後衆喪魄四可圖也淵藻是蕭衍骨肉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淵藻安肯城中坐而受困必將望風逃去若其出鬬庸蜀士卒駭怯弓矢寡弱五可圖也臣內省文吏不習軍旅賴將士竭力頻有薄捷既克重阻民心懷服瞻望涪益旦夕可圖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難況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壽春義陽其利三倍朝廷若欲進取時不可失若欲保境寧民則臣居此無事乞歸侍養魏主詔以平蜀之舉當更聽後敕寇難未夷何得以養親爲辭辯又表稱昔鄧艾鍾會帥十八萬衆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所以然者鬬實力也況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已逼涪城脫得涪則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可不守又劒閣天險得而棄之良可惜矣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可爲自軍度劒閣以來鬢髮中白日夜戰懼何可爲心所以勉彊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負陛下之爵祿故也且臣之意策正欲先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爲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距千四百里去州迢遞恒多穩動昔在南之

日以其統綰埶難、胄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一族、雖率居山谷、而豪右甚多、文學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獲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厠迹、是以鬱怏、多生異圖、比道遷建義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户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不勞征伐、自爲國有、魏主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上遣天門太守張齊將兵救益州、未至、魏主更以梁州軍司泰山羊祉爲益州刺史、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久之、足自魏來奔、邢巒在梁州、接豪右以禮撫小民以惠、州人悅之、巒之克巴西也、使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溺於酒色、費散兵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來降、

五年、春、正月、楊集義圍魏關城、邢巒使建武將軍傅豎眼討之、集義逆戰、擊破之、乘勝逐北、壬申、克武興、執楊紹先送洛陽、楊集起、楊集義亡走、遂滅其國、以爲武興鎮、又改爲東益州、　楊集起兄弟相率降魏、

梁魏爭淮堰

梁武帝天監十二年、夏、五月、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楊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崇棄壽陽保北山、崇曰、吾忝守藩岳、德薄致災、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足、百姓

還作送

瓦解、楊州之地、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楊州治中裴絢帥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因自稱豫州刺史、與別駕鄭祖起等送任子來請降、馬仙琕遣兵赴之、崇聞絢叛、未測虛實、遣國侍郎韓方興單舸召之、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曰、比因大水顛狽、爲衆所推、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公早行、無犯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等將水軍討之、絢戰敗、神追拔其營、絢走、爲村民所執、還至尉升湖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絢、叔業之兄孫也、鄭祖起等皆伏誅、崇上表以水災求解州任、魏主不許、崇沈深寬厚有方略、得士衆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臥虎、上屢設反間以疑之、又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户郡公、諸子皆爲縣侯、而魏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

十三年、冬、十月、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上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功不可就、上弗聽、發徐楊民、率二十户取五丁、以築之、假太子右衛率康絢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於鍾離、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

十四年、春、三月、魏左僕射郭祚表稱、蕭衍狂悖、謀斷川瀆、

役苦民勞、危亡已兆、宜命將出師、長驅撲討、魏詔平南將軍楊大眼督諸軍鎮荊山、夏四月、浮山堰城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負檐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秋九月、左遊擊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硤石、據之以逼壽陽、更築外城、募緣淮之民以實城內、將軍田道龍等散攻諸戍、魏楊州刺史李崇分遣諸將拒之、癸亥、魏遣假鎮南將軍崔亮攻西硤石、又遣鎮東將軍蕭寶寅決淮堰、冬十二月、己酉、魏崔亮至硤石、趙祖悅逆戰而敗、閉城自守、亮進圍之、是冬寒甚、淮泗

無刻日二字

盡凍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十五年、春正月、魏崔亮攻硤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屢遣期不至、胡太后以諸將不壹、乃以吏部尚書李平為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將步騎二千、赴壽陽、別為行臺節度諸軍、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蕭寶寅遣輕車將軍劉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壘、二月、乙巳、又敗將軍垣孟孫等於淮北、李平至硤石、督李崇崔亮等、刻日水陸進攻、無敢乖互戰屢有功、上使左衛將軍昌義之將兵救浮山、未至、虜衂已擊魏兵却之、上使義之與直閤王神念泝淮救硤石、崔亮遣將軍博陵崔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甕生夾淮為營、延伯取車輪、去輻削銳其轂、兩兩接

對、採竹爲緪、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神念屯梁城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硤石、克其外城、乙丑、祖悅出隆、斬之盡、浮其衆、胡太后賜崔亮書、使乘勝深入、平部分諸將水陸並進、攻浮山堰、亮遠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輒發、平奏處亮死刑、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機、庶機惡絞可特聽以功補過、魏師遂還、　三月、魏論西硤石之功、辛未、以李崇爲驃騎將軍、加儀同三司、李平爲尚書右僕射、崔亮進號鎮北將軍、亮與平爭功於禁中、太后以亮爲殿中尚書、　魏蕭寶寅在淮堰、上爲手書誘之、使襲彭城、許

送其國廟及室家、諸從還北、寶寅表上其書於魏朝、　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黎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開黎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黎、不畏野戰、蕭寶寅信之、鑿山深五丈、開黎北注、水日夜分流、猶不減魏軍竟罷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李崇作浮橋於硤石戍間、又築魏昌城於八公山東南、以備壽陽城壞、居民散就岡壟、其水清澈俯視廬舍冢墓、了然在下、初堰起於徐州境內、刺史張豹子宣言、謂己必掌其事、既而康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慙、俄而救豹子受絢節度、豹子

遂諧絢與魏交通、上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還　秋、八月、康絢既還、張豹子不復修淮堰、九月、丁丑、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千餘萬口、皆漂入海、

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為上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勒衆十萬、將出徐州、來攻堰、尚書右僕射李平以為不假兵力、終當自壞、及聞破、太后大喜、賞平甚厚、澄遂不行、

無大赦二字

無言字

元乂幽后

梁武帝天監九年、春、三月、丙戌、魏皇子詡生、大赦、詡母胡充華臨涇人、父國珍襲武始伯、充華初選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柰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生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既而生詡、先是、魏主頻喪皇子、年漸長、深加慎護、擇良家宜子者以為乳保、養於別宮、皇后充華皆不得近、

十一年、冬、十月、乙亥、魏立皇子詡為太子、始不殺其母、

十二年、秋、八月、魏主幸東宮、以中書監崔光為太子少傅、

十四年、春、正月、甲寅、魏主有疾、丁巳、殂于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詹事王顯、忠庶子代人侯剛、逆太子詡於東宮、即皇帝位、高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譙郡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于忠、忠問計於崔光、光使置貴嬪於別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妃深德四人、

二月庚辰尊皇后爲皇太后、己亥尊胡貴嬪爲皇太妃、三月、甲辰朔、以高太后爲尼、徙居金墉坡瑤光寺、非大節慶不得入宮、　秋、八月、丙子、魏尊胡太妃爲皇太后、居崇訓宮、于忠領崇訓衛尉、劉騰爲崇訓太僕、加侍中、侯剛爲侍中撫軍將軍、又以太后父國珍爲光祿大夫、　魏江陽王繼之子乂娶胡太后妹、以乂爲通直散騎侍郎、乂妻爲新平郡君、仍拜女侍中、羣臣奏請皇太后臨朝稱制、九月、乙未、靈太后始臨朝聽政、太后聰悟、頗好讀書屬文、射能中針孔、政事皆出手筆自決、加胡國珍侍中、封安定公、

十五年、秋、九月、魏胡太后數幸宗戚勳貴之家、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也、今帝族方衍、勳貴增遷、祗請遂多、將成彝式、願陛下簡息遊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

十七年、秋、七月、魏宦者劉騰手不解書、而多姦謀、善揣人意、胡太后以其保護之功、累遷至侍中右光祿大夫、遂干預政事、納賂爲人求官、無不效者、河間王琛簡之子也、爲定州刺史、以貪縱著名、及罷州還、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叙用、遂廢于家、琛乃求爲騰養息、賂騰金寶巨萬計、騰爲之言於太后、得

兼都官尚書出爲秦州刺史會騰疾篤太后欲及其生而貴之九月癸未朔以騰爲衛將軍加儀同三司

普通元年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獻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文學禮敬士人時望甚重侍中領軍將軍元义在門下兼總禁兵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法义由是怨之衛將軍儀同三司劉騰權傾內外吏部希騰意奏用騰弟爲郡人資乖越懌抑而不奏騰亦怨之龍驤府長史宋維幷之子也懌薦爲通直郎浮薄無行义許維以富貴使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謀作亂立懌懌坐禁止案驗無反狀得釋維當反坐义言於太后曰今誅維後有真反者人莫敢告乃黜維爲

昌平邵宇义恐懌終爲己害乃與劉騰密謀使主食中黃門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毒魏主若已得爲帝許定以富貴帝時年十一信之秋七月丙子太后在嘉福殿未御前殿义奉帝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遇义於含章殿後义厲聲不聽懌入懌曰汝欲反邪义曰义不反正欲縛反者耳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使人防守之騰稱詔集公卿議論懌大逆衆咸畏义無敢異者唯僕射新泰文貞公游肇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义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得可夜中殺懌於是詐爲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於帝幽太后於北宮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鑰帝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

上文作又

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乃歎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文使中常侍酒泉賈粲侍帝書、密令防察動止、文遂與太師高陽王雅等同輔政、帝謂文爲姨父、文與騰表裏擅權、文爲外禦、騰爲內防、常直禁省、共裁刑賞、政無巨細、決於二人、威振內外、百僚匿跡、朝野聞懌死、無不喪氣、胡夷爲之殫面者數百人、游肇憤邑而卒、　魏相州刺史中山文莊王熙、英之子也、與弟紹事黃門侍郎略、司徒祭酒纂皆爲清河王懌所厚、聞懌死、起兵於鄴、上表欲誅元文、劉騰、纂亡奔鄴、後十日、長史柳元景等帥城人鼓譟而入、殺其左右、執熙纂幷諸子、置於高樓、八月、甲寅、元文遣尚書左丞盧同就斬熙於鄴街、幷其子弟、熙好文學、有風義、名士多與之游、將死與故知書曰、吾與弟竝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慇懃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大傅清河王橫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帥兵民欲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慙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凡百君子、各敬爾儀、爲國爲身、善昌勗名節、聞者憐之、熙首至洛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將軍元整獨收其尸而藏之

二年、魏元义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右衛將軍奚康生預其謀、义以康生爲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使之領左右、康生子難當娶侍中左衛將軍侯剛女、剛子、义之妹夫也、义以

康生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禁中、時或迭出、以難當爲千牛備身、康生性麤麤武言氣高下、又稍憚之、見于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甲午、魏主朝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康生乃爲力士舞及折旋之際、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頷首、爲執殺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必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誰、羣臣莫敢應、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帝前入閤、左右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難當手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得定、帝既升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乘酒勢、將出處分、爲又所執、鎖於門下、光

祿勳賈粲給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即扶帝出東序、前御顯陽殿、還閉太后於宣光殿、至晚、又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當絞刑、又與剛竝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當恕死從流、難當突辭父康生慷慨不悲曰、我不反死、汝何哭也、時已昏闇、有司驅康生赴市、斬之、尚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坐絞、難當以侯剛壻、得留百餘日、竟流安州、久之、又使行臺盧同就殺之、以劉騰爲司空、八坐九卿常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視貨多少、舟車之利、山澤之饒、所在搉酤、刻剝六鎮、交通互市、歲入利息

至作去

以巨萬萬計、逼奪鄰舍、以廣其居、遠近苦之

四年、春、三月、魏司空劉騰卒、官爲騰義息重服者四十餘人、衰絰送葬者塞路滿野、

六年、初、魏劉騰既卒、胡太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緩、元乂亦自寬、時出遊於外、留連不返、其所親諫乂不納、太后察知之、至秋、太后對帝、謂羣臣曰、今隔絶我母子、不聽往來、復何用我爲、我當出家脩道於嵩山閑居寺耳、因欲自下髮、帝及羣臣叩頭泣涕殷勤苦請、太后聲色愈厲、帝乃宿於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黜乂、然帝深匿形迹、太后有忿恚、欲得往來顯陽之言、皆以告乂、乂對乂流涕、叙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日有數四、乂殊不以爲疑、乃勸帝從太后所欲、於是太后數御顯陽殿、二宮無復禁礙、乂舉元法僧爲徐州、法僧及太后數以爲言、乂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居乂上、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帝遊洛水、雍邀二宮幸其第、日晏、帝與太后至雍內室、從者皆不得入、遂相與定圖乂之計、於是太后謂乂曰、元郎若忠於朝廷、無反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乂甚懼、免冠求解領軍、乃以乂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魏元乂雖解兵權、猶總任內外、殊不自意有廢黜之理、胡太后意猶豫未決、待中穆紹勸太后速去之、紹亮之子也、潘嬪有寵於魏主、宦官張景嵩說之云、乂欲害嬪、嬪泣訴於帝曰、乂非獨欲殺妾、又將不利於陛下、帝信之

因乂出宿、解乂侍中、明旦、乂將入宮、門者不納、夏、四月、辛卯、太后復臨朝攝政、下詔追削劉騰官爵、除乂名爲民、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上書爲河清王懌訟寃、乞誅元乂等、曰、昔趙高柄秦、令關東鼎沸、今元乂專魏、使四方雲擾、開逆之端、起於宋維、成禍之末、良由劉騰、宜梟首洿宮、斬骸沈族、以明其罪、太后命發劉騰之墓、露散其骨、籍沒家貲、盡殺其養子、以子熙爲中書舍人、子熙、麒麟之孫也、乂之解領軍也、太后以乂黨與尚彊、未可卒制、乃以侯剛代乂爲領軍、以安其意、尋出剛爲冀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未至州、黜爲征虜將軍、卒於家、太后欲殺賈粲、以乂黨多、恐驚動內外、乃出粲爲濟州刺史、尋追殺之、籍沒其家、唯乂以妹

瓜作爪下同

夫、未忍行誅、先是、給事黃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乂意、出爲齊州刺史、太后徵還爲侍中、侍坐於太后、乂妻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柰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乂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寃憤、太后嘿然、順澄之子也、它日、太后從容謂侍臣曰、劉騰元乂昔邀朕求鐵券、冀得不死、朕賴不與、韓子熙曰、事關生殺、豈繫鐵券、且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太后默然、未幾有告乂及弟瓜謀誘六鎮降戶、反於定州、又招魯陽諸蠻侵擾伊闕、欲爲內應、得其手書、太后猶未忍殺之、羣臣固執不已、魏主亦以爲言、太后乃從之、賜乂及弟瓜死於家、猶贈乂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江陽王繼廢於家、病卒、前幽州刺史盧同坐乂黨除

名太后頗事粧飾數出遊幸元順面諫曰禮婦人天没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彩陛下毋臨天下年垂不惑脩飾過甚何以儀刑後世太后慙而還宮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邪順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恥臣之一言乎順與穆紹同直順因醉入其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亟連職事縱卿方進用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諭久之乃起

六鎮之叛

梁武帝普通四年夏四月甲申魏遣尚書令李崇擊柔然阿那瓌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彊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

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户役同厮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户悉免爲民入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爲之奏聞事寢不報初元义既幽胡太后常入直於魏主所居殿側曲盡佞媚帝由是寵信之义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兵以自先後時出休於千秋門外施木欄楯使腹心防守以備竊發士民求見者遥對之而已其始執政之時矯情自飾以謙勤接物時事得失頗以關懷既得志遂自矯愎嗜酒好色貪吝寶賄與奪任情紀綱壞亂父京兆王繼尤貪縱與其妻子各受賂遺請屬有司莫敢違者乃至郡縣

小吏亦不得公選牧守令長率皆貪汙之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武衛將軍于景忠之弟也謀廢乂乂黜爲懷荒鎮將及柔然入寇鎮民請糧景不肯給鎮民不勝忿遂反執景殺之未幾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反殺鎮將改元真王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引兵南侵遣別帥衛可孤圍武川鎮又攻懷朔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材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爲統軍三子爲軍主以拒之

五年春三月魏以臨淮王彧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夏四月高平鎮民赫連恩等反推敕勒酋長胡琛爲高平王攻高平鎮以應拔陵魏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走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或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騎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或於雲中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王今頓兵不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賊之銳氣百倍雖有良平不能爲大王計矣或許爲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爲可孤所虜五月臨淮王彧與破六韓拔陵戰於五原兵敗或坐削除官爵安北將軍隴西李叔仁又敗於白道賊勢日盛魏主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問之曰今寇連恒朔逼近金陵計將安出吏部尚書元脩義請遣重臣督軍鎮恒朔以捍寇

帝曰、去歲阿那瓌叛亂遣李崇北征、崇上表求改鎮爲州、朕以舊章難革、不從其請、梁崇此表開鎮戶非叛之心、致有今日之患、但既往難追、聊復略論耳、然崇貴戚重望、器識英敏、意欲還遣崇行、何如、僕射蕭寶寅等皆曰、如此實合羣望、崇曰、臣以六鎮遐僻、密邇戎狄、欲以慰悅彼心、豈敢道之爲亂、臣罪當就死、陛下赦之、今更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之秋、但臣年七十、加之疲病、不堪軍旅、願更擇賢材、帝不許、脩義天賜之子也

臣光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銷禍於未萌、制勝於無形、魏肅宗既不能用、及亂生之日、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爲崇罪、詩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彼不明之君、烏可與謀哉、詩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是之謂矣、

夏四月、壬申、加崇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北討大都督、命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安王深、皆受崇節度、深、嘉之子也、

六月、魏自破六韓拔陵之反、二夏酈涼寇盜蜂起、秦州刺史李彥政刑殘虐、在下皆怨、是月城內薛珍等聚黨突入州門、擒彥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爲帥、大提自稱秦王、魏遣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初南奉州豪右楊松柏兄弟數爲寇盜、刺史博陵崔遊誘之使降、引爲主簿、接以辭色、使說下羣氏、既而因宴會、盡收斬之、由是所部莫不猜懼、遊聞李彥死、自知不安、欲逃去、未果、城民張長命、韓祖香、孫掩

等攻遊殺之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卜胡襲高平克之殺鎮將赫連略行臺高元榮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王置百官改元天建

秋七月甲寅魏遣吏部尚書元脩義兼尚書僕射為西道行臺帥諸將討莫折念生

崔暹遣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于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乘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太和中僕射李沖用事涼州士人悉免厮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本鎮驅使但為虜俟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即為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為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縱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兵命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御下失和杖陵殺之遂相帥為亂攻城掠地所過夷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逡巡復

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詔徵崔暹繫廷尉暹以女妓田園賂元义卒得不坐

丁丑莫折念生遣其都督楊伯年等攻仇鳩河池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伊祥等擊破之斬首千餘級東益州本氐王楊紹先之國將佐皆以城民勁勇二秦及者皆其族類請先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數經行陳撫之足以為用急之則腹背為患乃悉召城民慰諭之既而漸分其父兄子弟外戍諸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子建蘭根之族兄也

八月魏員外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沮坐待崩潰夫臨至風舉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戰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今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兩秦遂彊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岐作隴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魏以苗為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隸魏子建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無隸字高陽王天生將兵下隴甲午都督元志與戰於隴口志兵敗棄衆東保岐州

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詔徵崔暹繫廷尉暹以女妓田園賂元义卒得不坐

丁丑莫折念生遣其都督楊伯年等攻仇鳩河池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伊祥等擊破之斬首千餘級東益州本氐王楊紹先之國將佐皆以城民勁勇二秦及者皆其族類請先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數經行陳撫之足以為用急之則腹背為患乃悉召城民慰諭之既而漸分其父兄子弟外戍諸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子建蘭根之族兄也

八月魏員外散騎侍郎李苗上書以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沮坐待崩潰夫饑至風舉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鋒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今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兩秦遂彊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崏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君羣妖自散魏以苗為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隸魏子建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高陽王天生將兵下隴甲午都督元志與戰於隴口志兵敗棄衆東保岐州

岐作隴
無隸字

無寒字

東西部敕勒皆叛魏附於破六韓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深之言內甲下詔諸州鎮軍貫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爲民改鎮爲州以懷朔鎮爲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人遷洛者多爲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及六鎮叛元乂乃用代來寒人爲傳詔以慰悅之

戊戌莫折念生遣都督雷鼈攻魏盤頭郡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竇念祖擊破之

九月魏西道行臺元脩義得風疾不能治軍壬申魏以尚書左僕射齊王蕭寶寅爲西道行臺大都督帥諸將討莫折念生

冬十月胡琛遣其將宿勤明達寇豳夏北華三州壬午魏遣都督北海王顥帥諸將討之顥祥之子也

魏廣陽王琛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恒州諸要吏爲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雲中者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幷肆危矣當留一人鎮之誰可者衆舉費穆崇乃請穆爲朔州刺史

賀拔度拔父子及武川宇文肱糾合鄉里豪傑共襲衛可孤殺之度拔尋與鐵勒戰死

莫折天生進攻魏岐州十一月戊申陷之執都督元志及刺史裴芬之送莫折念生殺之念生又使卜胡等寇涇州

無賊帥二字

敗光祿大夫薛繼於平涼東、繼、安都之孫也
高平人攻殺卜胡、其迎胡琛、
十二月、壬辰、魏以京兆王繼爲太師大將軍、都督西道諸軍、以討莫折念生、魏、魏子建招諭南秦諸氐、稍稍降附、遂復六郡、十二戍、斬賊帥韓祖香、魏以子建兼尚書、爲行臺、
刺史如故、梁巴二益二秦諸州、皆受節度、莫折念生遣兵攻涼州城、民趙天安復執刺史以應之、
六年、春、正月、莫折天生軍於黑水、兵勢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爲征西將軍、西道都督、帥衆五萬討之、延伯與行臺蕭寶寅軍于馬嵬、延伯素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延伯曰、明晨爲公參賊勇怯、乃選精兵數千、西度黑水、整陳向天生營、寶寅軍於水東、遥爲繼援、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揚威脅之、徐引兵還、天生見延伯衆少、開營爭逐之、其衆多於延伯一倍、蹙延伯於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爲後殿、不與之戰、使其衆先度、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須臾渡畢、延伯徐渡、天生之衆亦引還、寶寅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癸亥、延伯勒兵出、寶寅與軍繼其後、天生悉衆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犇至小隴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稍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進、寶寅破宛川、俘其民以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彊

一作十

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柰何
助賊爲虐翦以爲賤役乎悉求其父兄而歸之
二月壬辰莫折念生遣都督楊鮓等攻仇池郡行臺魏子
建擊破之
夏四月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
魏涇州將軍盧祖遷伊慶生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伯既
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
千軍威甚盛醜奴軍於安定西北七里時以輕騎挑戰大
兵未交輒委走延伯恃其勇且新有功遂唱議爲先驅擊
之別造大盾內爲鎖柱使壯士負而趨謂之排城置輜重
於中戰士在外自安定北緣原北上將戰有賊數百騎詐
持文書云是降簿且乞緩師寶寅延伯未及閱視宿勤明
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競下覆背擊之延伯上馬奮
擊逐北徑抵其營賊皆輕騎延伯軍雜步卒戰久疲乏賊
乘間得入排城延伯遂大敗死傷近二萬人寶寅收衆退
保安定延伯自耻其敗乃繕甲兵募驍勇復自安定西進
去賊七里結營壬辰不告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
其數柵賊見軍士採掠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中
流矢卒士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失驍將朝野爲
之憂恐於是賊勢愈盛而羣臣自外來者太后問之皆言
賊弱以求悅媚由是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夏六月
破六韓拔陵圍魏廣陽王深於五原軍主賀拔勝募二百

人開東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勝常爲殿雲州刺史曹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時北境州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獨存父之道路阻絕援軍不至糧仗俱盡穆棄城南犇爾朱榮於秀容旣而詣闕請罪詔原之長流參軍于謹言於廣陽王深曰今寇盜蠭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深許之謹兼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將三萬餘户南詣深降深欲引兵至折敷嶺迎之謹曰破六韓拔陵兵勢甚盛聞也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乜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深從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乜列河盡俘其衆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乜列河之衆而還衆然南徙渡河將軍李叔仁以拔陵稍逼求援等拔陵避衆然南徙渡河大破破六韓拔陵斬其將孔雀於廣陵王深深帥衆赴之賊前後降附者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户隨宜賑賚息其亂心魏朝不從詔黃門侍郎楊昱置分處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爲乞活矣　秋八月魏柔玄鎮民杜洛周聚衆反於上谷改元真王攻沒郡縣高歡蔡萬尉景及段榮安定彭樂皆從之洛周圍魏蕃州刺史博陵崔秉九月丙辰魏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元譚討之景爽之孫也自盧龍塞至軍都關皆

賚作賞
置作昱無於字

置兵守險、譚屯居庸關、　初敕勤酋長斛律金事懷朔鎮將楊鈞爲軍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及破六韓拔陵反、金摧衆歸之、拔陵署金爲王、既而知拔陵終無所成、乃詣雲州降、仍稍引其衆、南出黃瓜堆、爲杜洛周所破、脫身歸爾朱榮、榮以爲別將、

七年、春、正月、魏安州石離穴城斛監三戍兵反、應杜洛周、衆合二萬、洛周自松岍赴之、行臺常景使別將崔仲哲屯軍都關以邀之、仲哲戰沒、元譚軍夜潰、魏以別將李琚代譚爲都督、仲哲、秉之子也、　五原降戶鮮于脩禮等帥北鎮流民、反於定州之左城、改元魯興、　夏、四月、杜洛周南出鈔掠薊城、魏常景遣統軍梁仲禮擊破之、　丁未、都督李琚與洛周戰於薊城之北、敗沒、常景帥衆拒之、洛周引還上谷、　六月、杜洛周遣都督王曹紇真等將兵掠薊南、秋、七月、丙午、行臺常景遣都督于榮等擊之於栗園、大破之、斬曹紇真及將卒三千餘級、洛周帥衆南趣范陽、景與榮等又破之、　八月、癸巳、賊帥元洪業斬鮮于脩禮請降于魏、賊黨葛榮復殺洪業自立、　九月、葛榮既得杜洛周之衆、北趣瀛州、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　甲申、魏行臺常景破杜洛周、斬其武川王賀拔文興等、捕虜四百人、

天水民呂伯度本莫折念生之黨也、後更據顯親以拒念生、已而不勝、亡歸胡琛、琛以爲大都督、秦王資以士馬使擊念生、伯度屢破念生軍、復據顯親、乃叛琛、東引魏軍、

念生窘迫乞降於蕭寶寅使行臺左丞崔士和據秦州魏以伯度爲涇州刺史封平秦郡公大都督元脩義停軍隴口久不進念生復反執士和送胡琛於道殺之久之伯度爲万俟醜奴所殺賊勢益盛寶寅不能制胡琛與莫折念生交通事破六韓拔陵浸慢拔陵遣其臣曹律至高平誘琛斬之醜奴盡拜其衆冬十一月杜洛周圍范陽戍戍民執魏幽州刺史王延年行臺常景送洛周開門納之

大通元年春正月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北道行臺博陵崔楷爲刺史楷表稱州今新立尺刃斗糧皆所未有乞資以兵糧詔付外量聞竟無所給或勸楷留家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用志哉遂舉家之官葛榮逼州城或勸減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忘不固慈忠而全愛也遂命追還賊至彊弱相懸又無守禦之具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幸未城陷楷執節不屈築殺之遂圍冀州魏蕭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秦賊擊之寶寅大敗於涇州收散兵萬餘人屯逍遥園東秦州刺史潘義淵以汧城降賊莫折念生進逼岐州城人執刺史魏蘭根應之函州刺史畢祖暉戰沒行臺羊深棄城走北海王顥軍亦敗賊帥胡引祖據北華州叱于麒

懷作扼

麟據幽州、以應天生、關中大擾、雍州刺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帥以拒守、詔加椿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關西諸將、非地功曹毛鴻賓引賊抄掠渭北、雍州錄事參軍楊侃將兵三千掩擊之、鴻賓懼、請討賊自效、遂擒送宿勒烏過仁、烏過仁者、明達之兄子也、莫折天生乘勝寇雍州、蕭寶寅部將羊侃隱身塹中、射之、應弦而斃、其衆遂潰、侃、祉之子也、　魏右民郎陽平路思令上疏、以爲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則三河方爲戰地、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彊、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屢加寵命、復疑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帑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彫弊、凡以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勵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　二月、秦賊據魏潼關、　三月、甲子、魏主詔將西討、中外戒嚴、會秦賊西走、復得潼關、戊辰、詔回駕北討、其實皆不行、　葛榮久圍信都、魏以金紫光祿大夫源子邕爲北討大都督、以救之、　魏蕭寶寅之敗也、有司處以死

寶寅上有於字

魏主作二聖

刑、詔免爲庶人、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寅爲都督雍涇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還鄉里、其子昱將適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踰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臣、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且寶寅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啓魏主、幷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不遣、必成深憂、昱面啓魏主及太后、皆不聽、　秋、七月、魏相州刺史樂安王鑒與北道都督裴衍共救信都、鑒幸魏多故、陰有異志、遂據鄴、叛隆葛榮、　八月、魏遣都督源子邕、李神軌、裴衍攻鄴、子邕行及湯陰、樂安王鑒遣弟斌之夜襲子邕營、不克、子邕乘勝進圍鄴城、丁未、拔之、斬鑒傳首洛陽、改姓拓跋氏、魏因遣子邕、裴衍討葛榮、　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闔門皆盡、粲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詣蕭寶寅請降、魏復以寶寅爲尚書令、還其舊封、　蕭寶寅之敗於涇州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曰不若留關中、立功自效、行臺都令史河間馮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寅不從、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朝亦疑之、中尉酈道元素名嚴猛、司州牧汝南王悅嬖人丘念弄權縱恣、道元收念付獄、悅請之於胡太后、太后敕赦之、道元殺

之并以劾悅時寶寅反狀已露悅乃奏以道元爲關右大使寶寅聞之謂爲取己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寶寅以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子夀一子不夀段關中亂亂者治也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道元至陰盤驛寶寅遣其將郭子恢攻殺之收殯其尸表言白賊所害又上表自理稱爲楊椿父子所譖寶寅行臺郎中武功蘇湛臥病在家寶寅令湛從毋弟開府屬天水姜儉說湛曰元略受蕭衍旨欲見勦除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須爲身計不復作魏臣矣死生榮辱與卿共之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我百口今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王本以窮鳥投人賴朝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屬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信惑行路無識之語欲以羸敗之兵守關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義未洽於民但見其敗未見有成蘇湛不能以百口爲王族滅寶寅復使謂曰我救死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計耳湛曰凡謀大事當得天下奇才與之從事今但與長安博徒謀之此有成理不湛恐荊棘必生於齊閤願賜骸骨還鄉里庶得病死下見先人寶寅素重湛且知其不爲己用聽還武功冬十月甲寅寶寅自稱齊帝改元隆緒赦其所部置百官都督長史毛遐鴻賓之兄也與鴻賓帥氐羌起兵

於馬祇柵以柜寶寅寶遣大將軍盧祖遷擊之爲遐所殺寶寅方祀南郊行即位禮未畢聞敗色變不暇整部伍狼狽而歸以姜儉爲尚書左丞委以心腹文安周惠達爲光祿勳丹楊王蕭贊閻寶寅使在洛陽有司欲收之惠達逃歸長安寶寅以惠達爲河橋爲人所獲魏主知其不預謀釋而慰之行臺郎封偉伯等與關中豪傑謀舉兵誅寶寅事泄而死魏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爲行臺以討寶寅正平民薛鳳賢及宗人薛脩義亦聚衆河東分據鹽池攻圉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

冬十一月葛榮圍魏信都自春及冬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柜守糧儲既竭外無救援已丑城陷榮執孚遂出居民凍死者什六七孚兄祐爲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議其生死孚兄弟各自引咎爭相爲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就法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於是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魏以源子邕爲冀州刺史將兵討榮裴衍表請同行詔許之子邕上言衍行臣請留衍若逼使同行敗在旦夕不許十二月戊申行至陽平東北漳水曲榮帥衆十萬擊之子邕衍俱敗死相州吏民聞冀州已陷子邕等敗人不自保相州刺史恒農李神志氣自若撫勉將士大小致力葛榮盡銳攻之卒不能克

二年春正月魏非道行臺楊津守定州城居鮮于脩禮杜

洛周之間迭來攻圍津蓄新糧治器械隨機拒擊賊不能克津潛使人以鐵券說賊黨賊黨有應津者遺津書曰賊所以圍城正爲取北人耳城中北人宜盡殺之不然必爲患津悉收北人內子城中而不殺衆無不感其仁及葛榮代脩禮統衆使人說津許以爲司徒津斬其使固守三年杜洛周圍之魏不能救津遣其子遁突圍出詣衆然頭兵可汗求救遁日夜泣請頭兵遣其從祖吐豆發帥精騎一萬南出前鋒至廣昌賊塞隘口衆然遂還已丑津長史李裔引賊入執津欲烹之既而捨之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洛周蕭寶寅圍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度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若愚計可取願爲明公前驅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脩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陣一夫因緣爲將可爲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西逼河濟封疆多在郡東脩儀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右錐壁侃聲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觀民情向背命送

降名者、各自還村、侯臺電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脩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詰降、丙子、稚克潼關、遂入河東、蕭寶寅遣其將侯終德擊毛遐、會郭子恢等屢爲魏軍所敗、終德因其勢挫、還軍襲寶寅、至白門、寶寅始覺、丁丑、與終德戰敗、攜其妻南陽公主及其少子帥、麾下百餘騎、自後門出、犇万俟醜奴、醜奴以寶寅爲太傅、二月、葛榮擊杜洛周、殺之、併其衆、三月、癸未、葛榮陷魏滄州、執刺史薛慶之、居民死者什八九、夏六月、葛榮軍乏食、遣其僕射任祥將兵南掠至沁水、魏以元天穆爲大都督、東北道諸軍事、帥宗正珍孫等討之、前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間邢杲帥河北流民十萬餘户反、於青州之北海、自稱漢王、改元天統、戊申、魏以征東將軍李叔仁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帥衆討之、辛亥、魏主詔曰、朕當親御六戎、掃靜燕代、以大將軍爾朱榮爲左軍、上黨王天穆爲前軍、司徒楊椿爲右軍、司空穆紹爲後軍、葛榮退屯相州之北、秋七月、万俟醜奴自稱天子、置百官、會波斯國獻獅子於魏、醜奴留之、改元神獸、八月、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遊兵已過汲郡、所至殘掠、爾朱榮啓求討之、九月、爾朱榮召從子肆州刺史天光留鎮晉陽、自帥精騎七千、馬皆有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

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爲前驅葛榮爲盜日久橫行河北爾朱榮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取勝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則縛取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勒軍士齎袖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何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爾朱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衆悉降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大喜衆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以檻車送郭榮赴洛冀定滄瀛殷五州皆平時上黨王天穆軍於朝歌之南穆紹楊椿猶未發而葛榮已滅乃皆罷兵　乙亥魏大赦改元永安　辛巳以爾朱榮爲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以楊椿爲太保城陽王徽爲司徒　冬十月丁亥葛榮至洛魏主御閶闔門引見斬於都市　十二月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反北邊被其患爾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爲大都督鎮中山樓畏勝威名不敢南出

中大通元年三月壬戌魏詔上黨王天穆討邢杲　夏四

月辛丑、破邢杲於濟南、杲降、送洛陽斬之。秋、九月、爾朱榮使大都督尖山侯淵討韓樓於薊、配卒甚少、騎止七百、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該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伏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爲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淵爲平州刺史、鎮范陽。先是魏使征東將軍劉靈助兼尚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丘、因帥流民北還、與侯淵共滅韓樓。仍以靈助行幽州事、加車騎將軍、又爲幽平營安四州行臺。万俟醜奴攻魏東秦州、拔之、殺刺史高子朗、

二年、春、正月、万俟醜奴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武衛將軍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勍敵也、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勝曰、然則奈何。岳曰、願得爾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爲之言於榮、榮悅、以爾朱天光爲使持節都督二雍二岐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以岳爲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代郡侯莫陳悅爲右大都督、並爲天光之副、以討之。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發洛陽以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詔待中楊侃先

助作益

行尉諭幷稅其馬賊持疑不下軍至潼關天光不敢進岳曰蜀賊鼠竊公尚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進擊蜀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以軍士尚少淹留未進榮怒遣騎兵參軍劉貴乘驛至軍中責天光杖之一百以軍士二千人助之三月醜奴自將其衆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丑奴自武功南渡渭攻圍趣栅天光使賀拔岳將千騎救之菩薩等已拔栅而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菩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菩薩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語卿何人也射殺之明日復引百餘騎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之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爲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半度岡東岳還擊之賊敗走岳下令賊丁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豪擒菩薩仍度渭北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置栅抄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兵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停軍收馬宣言天時將熱未可行師俟秋涼更圖進止獲醜奴覘候者縱遣之醜奴信之散衆耕於細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將兵五千據險立栅其餘千人已下爲栅者其衆天光知其勢分晡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栅拔之所得俘囚一皆縱遣諸栅聞之皆

閣作閤

降天光晝夜徑進抵安定城下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以城降醜奴棄平亭走欲趣高平天光遣賀拔岳輕騎追之丁卯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閣代郡侯莫陳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因大呼衆皆披靡無敢當者後騎益集賊衆崩潰遂大破之天光進逼高平城中執送蕭寶寅以降　甲戌魏以關中平大赦万俟醜奴蕭寶寅至洛陽置閶闔門外都街之中士女聚觀凡三日丹楊王蕭贊表請寶寅之命吏部尚書李神雋黃門侍郎高道穆素與寶寅善欲左右之言於魏主曰寶寅叛逆事在前朝會應詔王道習自外至帝問道習在外所聞對曰唯聞李尚書高黃門與蕭寶寅周款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且二人謂寶寅叛逆在前朝寶寅為醜奴太傅豈非陛下時邪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乃賜寶寅死於駞牛署斬醜奴於都市

夏六月万俟醜奴既敗自涇豳以西至靈州賊黨皆降於魏唯所署行臺万俟道洛帥衆六千逃入山中不降時高平大旱爾朱天光以馬乏草退屯城東五十里遣都督長孫邪利帥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道洛潛與城民通謀掩襲邪利并其所部皆殺之天光帥諸軍赴之道洛出戰而敗帥其衆西入牽屯山據險自守爾朱榮以天光失邪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以詔書黜天光為撫軍將軍雍州刺史降爵為侯天光追擊道洛於牽屯道洛敗走入隴歸略陽賊帥王慶云道洛驍果絕倫慶雲得之甚

喜謂大事可濟遂稱帝於水洛城置百官以道洛爲大將軍秋七月天光帥諸軍入隴至水洛城慶雲道洛出戰天光射道洛中臂失弓還走扳其東城賊併兵趣西城城中無水衆渴乏有降者言慶雲等議明晨早報慶雲等冀得小緩因待夜突出乃報曰請俟明日天光因使謂曰知須水今相爲小退任取澗水飲之賊衆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士多作木槍各長七尺昏後繞城布列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非其夜慶雲道洛果馳馬突出遇槍馬各傷倒伏兵起即時擒之軍士緣梯入城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窮窘乞降丙子天光悉收其仗而阬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以涼鄯州皆降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官爵尋加侍中儀同三司以賀拔岳爲涇州刺史侯莫陳悅爲渭州刺史秦州城民謀殺刺史辛顯超顯覺之走歸天光天光遣兵討平之步兵校尉宇文泰從賀拔岳入關以功遷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彫弊泰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遇宇文使君吾輩豈從亂乎

元顥入洛

梁武帝天監八年秋九月辛巳魏封故北海王詳子顥爲北海王

大通二年春正月癸亥魏以北海王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　夏四月魏北海王顥將之相州至汲郡聞葛榮南侵及爾朱榮縱暴陰爲自安之計盤桓不進以其舅殷州刺史范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守鄴行臺甄密知顥有異志相帥廢遵復推李神攝州事遣兵迎顥且察其變顥聞之帥左右來犇　冬十月帝以魏北海王顥爲魏王遣東宮直閤將軍陳慶之將兵送之還北　元顥取魏銍城而據之

中大通元年夏四月魏元天穆將擊邢杲以北海王顥方入寇集文武議之衆皆曰杲衆彊盛宜以爲先行臺尚書薛琡曰邢杲兵衆雖多鼠竊狗偷非有遠志顥帝室近親

來稱義舉其勢難測宜先去之天穆以諸將多欲擊杲又魏朝亦以顥爲孤弱不足慮命天穆等先定齊地還師擊顥遂引兵東出顥與陳慶之乘虛自銍城進拔滎城遂至梁國魏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以拒之慶之攻之自旦至申拔其三壘大千請降顥登壇燔燎即帝位於睢陽城南改元孝基　五月丁巳魏以東南道大都督楊昱鎮滎陽尚書僕射爾朱世隆鎮虎牢侍中爾朱世承鎮崿岅乙丑內外戒嚴戊辰北海王顥克梁國顥以陳慶之爲衛將軍徐州刺史引兵而西楊昱擁衆七萬據滎陽慶之攻之未拔顥遣人說昱使降昱不從元天穆與驃騎將軍爾朱吐沒兒將大軍前後繼至梁士卒皆恐慶之解鞍秣馬

十作千

諭將士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亦無算矣天穆之衆皆是仇讐我輩衆纔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唯有必死乃可得生耳虜騎多不可與之野戰當及其未盡至急攻取其城而據之諸君勿或狐疑自取屠膾乃鼓之使登城將士卽相帥蟻附而入癸酉扳榮陽執楊昱諸將三百餘人伏顯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十里無遺鏃之費昨榮陽城下一朝殺傷五百餘人願乞楊昱以快衆意顯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舉兵下都袁昂爲吳郡不降每稱其忠節楊昱忠臣柰何殺之此外唯卿等所取於是斬昱所部統帥三十七人皆剖其心而食之俄而天穆等引兵圍城慶之帥騎三千背城力戰大破之天穆旺没兒皆走慶之進擊虎牢爾朱世隆棄城走獲魏東中郎將辛纂魏主將出避顯未知所之或勸之長安中書舍人高道穆曰關中荒殘何可復往顯士衆不多乘虛深入由將帥不得其人故能至此陛下若親帥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場其死力破顯孤軍必矣或恐勝負難期則車駕不若渡河徵大將軍天穆大丞相榮各使引兵來會搤角進討旬月之間必見成功此萬全之策也魏主從之甲戌魏主北行夜至河內郡北命高道穆於燭下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始知魏主所在乙亥魏主入河內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僚封府庫備法駕迎顯丙子顯入洛陽宮改元建武大赦

以陳慶之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增邑萬户、楊椿在洛陽、椿弟順爲冀州刺史、兄子侃爲北中郎將、從魏主在河北、顥意忌椿、而以其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敢誅也、或勸椿出亡、椿曰、吾內外百口、何所逃匿、正當坐待天命耳、顥後軍都督侯暄守睢陽爲後援、魏行臺崔孝芬、大都督刁宣馳往圍暄、晝夜急攻、戊寅、暄突走擒斬之、上黨王天穆等帥衆四萬、攻拔大梁、分遣費穆將兵二萬、攻虎牢、顥使陳慶之擊之、天穆畏顥、將北渡河、謂行臺郎中濟陰溫子昇曰、卿欲向洛、爲隨我北渡、子昇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擊之、無不克者、大王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此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爲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遂引兵渡河、費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北渡、自以無後繼、遂降於慶之、慶之進擊大梁、梁國皆下之、慶之以數千之衆、自發銍縣至洛陽、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顥使黃門郎祖瑩作書、遺魏主曰、朕泣請梁朝、誓在復耻、正欲問罪於爾朱、出卿於桎梏、卿託命豺狼、委身虎口、假獲民地、本是榮物、固非卿有、今國家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則皇魏再興、脫或不然、在榮爲福、於卿爲禍、卿宜三復、富貴可保、顥既入洛、自河以南、州郡多附之、齊州刺史沛郡王欣集文武議所從曰、北海長樂俱帝室近親、今宗社不移、我欲受赦、諸君意何如、在坐莫不失色、軍司崔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於梁、引寇讎

社作祢

之兵以覆宗國此魏之賊臣亂子也豈唯大王家事所宜切齒下官等皆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等皆曰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光韶亮之從父弟也於是襄州刺史元孚護南兗州刺史元暹亦不受顥命思同思伯之弟也顥以冀州刺史元孚為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送其書於魏主陽平王敬先起兵於河橋以討顥不克而死魏以侍中車騎將軍尚書右僕射爾朱世隆為使持節行臺僕射大將軍相州刺史鎮鄴城魏主之出也單騎而去侍衛後宮皆接堵如故顥一旦得之號令已出四方人情想其風政而顥自謂天授遽有驕怠之志宿昔賓客近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從

南兵陵暴市里朝野失望高道穆兄子儒自洛陽出從魏主魏主問洛中事子儒曰顥敗在旦夕不足憂也爾朱榮聞魏主北出即時馳傳見魏主於長子行且部分魏主即日南還榮為前驅旬日之間兵衆大集資糧器仗相繼而至六月壬午魏大赦榮既南下幷肆不安乃以爾朱天光為幷肆等九州行臺仍行幷州事天光至晉陽部分約勒所部皆安已丑費穆至洛陽顥引入責以河陰之事而殺之顥使都督宗正珍孫與河內太守元襲據河內爾朱榮攻之上黨王天穆引兵會之壬寅拔其城斬珍孫及襲魏北海王顥既得志密與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謀叛榮以事難未平藉陳慶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慶之

謂作爲

亦密爲之備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服者尚多彼若知吾虛實連兵四合將何以禦之宜啓天子更請精兵幷敕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延明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復爲人用乎大權一去動息由人魏之宗廟於斯墜矣顥乃不用慶之言又慮慶之密啓乃表於上曰今河北河南一時克定唯爾朱榮尚敢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上乃詔諸軍繼進者皆停於境上洛中南兵不滿一萬而羌胡之衆十倍軍副馬佛念謂慶之曰將軍威行河洛聲震中原功高勢重爲魏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慮乎不若乘其無備殺顥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顥先以慶之爲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鎮顥心憚之不遣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謂君遽取富貴不爲國計非徒有損於君恐僕幷受其責慶之不敢復言爾朱榮與顥相持於河上慶之守北中城顥自據南岸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衆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陰與榮通謀求破橋立效榮引兵赴之及橋破榮應接不逮顥悉屠之榮悵然失望又以安豐王延明緣河固守而北軍無船可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曰大王發幷州之日已知夏州義士之謀指來應之邪爲欲廣施經略匡復帝室乎夫用兵者何嘗不散而更合瘡愈更戰況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事不諧

而衆謀頓廢乎今四方顒顒視公此舉若未有所成遽復引歸民情失望各懷去就勝負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徵發民材多爲桴筏間以舟艦緣河布列數百里中皆爲渡勢首尾既遠使顗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高道穆曰今乘輿颺蕩主憂臣辱大王雍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若分兵造筏所在散渡指掌可克奈何捨之北歸使顗復得完聚徵兵天下此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曰楊菌已陳此策當相與議之劉靈助言於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必平伏波將軍正平楊禮與其族居馬渚自言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戊辰榮命車騎將軍爾朱兆與大都督賀拔勝縛材爲筏自馬渚西硤石夜渡襲擊顗子領軍將

軍冠受擒之安豐王延明之衆聞之大潰顗失據帥麾下數百騎南走陳慶之收步騎數千結陳東還顗所得諸塲一時復降於魏爾朱榮自追陳慶之會嵩高水漲慶之軍士死散略盡乃削須髮爲沙門間行出汝陰還建康猶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大將軍楊津入宿殿中掃灑宮庭封閉府庫出迎魏主於北邙流涕謝罪帝慰勞之庚午帝入居華林園大赦以爾朱兆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來軍士及隨駕文武諸立義者加五級河北執事之官及河南立義者加二級壬申加大丞相榮天柱大將軍增封通前二十萬戶北海王顥自轘轅南出至臨潁縣從騎分散臨潁縣卒江豐斬之癸酉傳首

洛陽臨淮王彧復自歸於魏主安豐王延明携妻子來奔

乙亥魏主宴勞爾朱榮上黨王天穆又北來督將於都亭出宮人三百綵錦雜綵數萬匹班賜有差凡受元顥爵賞階復者悉追奪之

元魏之亂

無平陸文侯四字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春正月魏征西將軍平陸文侯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爲意二月庚午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尚書省詬罵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上下讙懼莫敢禁討遂持火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爲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極意喧呼動地焚其第舍始均踰垣走復還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毆擊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乙亥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初燕燕郡大守高胡犇魏其子謐爲侍御史坐法徙懷朔鎮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謐孫歡沈深有大志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爲函使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衞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秀容劉貴

無唱呼軌地四字

中山賈顯智、戶曹史咸陽孫騰、外兵史懷朔侯景、獄掾善無尉景、廣寧蔡雋特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鄉里、

普通五年、秀容酋長爾朱榮、羽健之玄孫也、榮神機明決、御衆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有大志、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於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及五原段榮太安竇泰皆往依之、顯度顯智之兄也、

六年、　初鄭羲之兄孫儼爲司徒胡國珍行參軍、私得幸於太后、人未之知、蕭寶寅西討、以儼爲開府屬、太后再攝政、儼請奉使還朝、太后留之、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尚食典御、晝夜禁中、每休沐、太后嘗遣宦者隨之、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中書舍人樂安徐紇粗有文學、先以諂事趙脩、坐徙枹罕、後還復除中書舍人、又諂事清河王懌、懌死、出爲鴈門太守、還洛、復諂事元乂、乂敗、太后以紇爲懌所厚、復召爲中書舍人、紇又諂事鄭儼、儼以紇有智數、仗爲謀主、紇以儼有內寵、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號爲徐鄭、儼累遷至中書令、車騎將軍、紇累遷至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令莫不由之、紇有機辯彊力、終日治事、略無休息、不以爲勞、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然無經國大體、專好小數、見人矯爲恭謹、遠近輻湊、附之給事黃門侍郎袁翻、李神軌皆領中書舍人、爲太后所信任、時人云、神軌亦得幸於太后、衆莫能明也、

寶寅下有之字

尚作容

大通二年、春二月、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嬖佞用事、政事縱弛、威恩不立、盜賊蠭起、封疆日蹙、魏肅宗年浸長、太后自以所爲不謹、恐左右聞之於帝、凡帝所愛信者、太后輒以事去之、務爲壅蔽、不使帝知外事、通直散騎常侍昌黎谷士恢有寵於帝、使頒左右、太后屢諷之、欲用爲州士恢懷寵不願出外、太后乃誣以罪而殺之、有蜜多道人能胡語、帝常置左右、太后使人殺之於城南、而詐懸賞購賊由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是時、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幷肆汾廣恒雲六州討虜大都督爾朱榮兵勢彊盛、魏朝憚之、高歡段榮尉景蔡儁先在杜洛周黨中、欲圖洛周、不果、逃歸葛榮、又亡歸爾朱榮、劉貴先在爾朱榮所、屢薦歡於榮、榮

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歡從榮之馬廐、廐有悍馬、榮命歡翦之、歡不加羈絆而翦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當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幷州刺史元天穆、孤之五世孫也、與榮善、榮兄事之、榮常與天穆及帳下都督賀拔岳密謀欲舉兵入洛、內誅嬖倖、外清羣盜、二人皆勸成之、榮上書以山東群盜方熾、冀定覆沒官軍屢敗、請遣精騎三千、東援相州、太后

疑之報以念生梟戮寶寅就擒醜奴請降關隴已定費穆
大破群蠻絳蜀漸平又北海王顥帥衆二萬出鎮相州不
須出兵榮復上書以爲賊勢雖衰官軍屢敗人情危怯恐
實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萬全臣愚以爲蠕蠕王阿那
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宜遣發兵東趣下口以躡其背北
海之軍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
陘以北滱口以西分據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幷洛周仁
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遂勒兵聚集義勇北捍馬邑
東塞井陘徐紇說太后以鐵券間榮左右榮聞而恨之魏
肅宗亦惡儼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
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爲前鋒行至上黨帝復以私詔止之

儼紇恐禍及已陰與太后謀酖帝癸丑帝暴殂甲寅太后
立皇女爲帝大赦既而下詔稱潘充華本實生女故臨洮
王寶暉世子釗體自高祖宜膺大寶百官文武加二階宿
衛加三階乙卯釗即位釗始生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貪
其幼而立之爾朱榮聞之大怒謂元天穆曰主上晏駕眷
秋十九海內猶謂之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欲
求治安其可得乎吾欲帥鐵騎赴哀山陵翦誅姦佞更立
長君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復見於今矣乃抗表稱大行皇
帝背棄萬方海內咸稱酖毒致禍豈有天子不豫初不召
醫巫戚大臣皆不侍側安得不使遠近怪愕又以皇女爲
儲兩虛行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已乃選君於孩提之

中、實使妖豎專朝、隳亂綱紀、此何異掩目捕雀、塞耳盜鍾、今群盜沸騰、鄰敵窺窬、而欲以未言之兒、鎮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參預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衛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擇宗親、以承寶祚、榮從弟世隆時為直閤、太后遣詣晉陽慰諭、榮榮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遣世隆來、今留世隆、使朝廷得預為之備、非計也、乃遣之、三月、爾朱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勤其子長樂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又遣從子天光及親信奚毅、倉頭王相入洛、與爾朱世隆密議天光見子攸具論榮心、子攸許之、天光等還晉陽、榮猶疑之、乃以銅為顯祖諸子孫各鑄像、唯長樂王像成、榮乃起兵發晉陽、世隆逃出、會榮於上黨、靈太后聞之、甚懼、悉召王公等入議、宗室大臣皆疾太后所為、莫肯致言、徐紇獨曰、爾朱榮小胡、敢稱兵向闕、文武宿衛、足以制之、但守險要、以逸待勞、彼懸軍千里、士馬疲弊、破之必矣、太后以為然、以黃門侍郎李神軌為大都督、帥衆拒之、別將鄭季明、鄭先護將兵守河橋、武衛將軍費穆屯小平津、先護、儼之從祖兄弟也、榮至河內、復遣王相密至洛、迎長樂王子攸、夏四月、丙申、子攸與兄彭城王劭、弟霸城公子正、潛自高渚渡河、丁酉、會榮於河陽、將士咸稱萬歲、戊戌、濟河、子攸即帝位、以劭為無上王、子正為始平王、以榮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

軍將軍領左右封太原王鄭先護素與敬宗善聞帝即位與鄭季明開城納之李神軌至河橋聞北中不守即遁還費穆棄衆先降於榮徐紇矯詔夜開殿門取驊騮廐御馬十匹東犇兗州鄭儼亦走還鄉里太后盡召肅宗後宮皆令出家太后亦自落髮榮召百官迎重駕已亥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敬宗於河橋庚子榮遣騎執太后及幼主送至河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而起沈太后及幼主於河費穆密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今長驅向洛前無橫陳既無戰勝之威群情素不厭服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知公虛實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誅罰更樹親黨恐公還非之日未慶太行而內變作矣榮心然之謂所親慕容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加芟翦終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何如紹宗曰太后荒淫失道嬖倖弄權殺亂四海故明公興義兵以清朝廷今無故殲夷多士不分忠佞恐大失天下之望非長策也榮不聽乃請帝循河西至淘渚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百官既集列胡騎圍之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皆由朝臣貪虐不能匡弼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司空元欽儀同三司義陽王略以下死者二千餘人前黃門郎王遵業兄弟居父喪其母敬宗之從母也相帥出迎俱死遵業慧龍之孫也雋爽涉學時人惜其才而譏其躁有朝士百餘人後至榮復以胡騎圍之分曰有能爲禪文者免死侍御史趙

元則出應募遂使爲之榮又令其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與皆稱萬歲榮又遣數十人拔刀向行宮帝與無上王劭始平王子正俱出帳外榮先遣并州人郭羅刹西部高車叱烈殺鬼侍帝側詐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即殺劭及子正又遣數十人遷帝於河橋置之幕下帝憂憤無計使人諭旨於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今四方丸解將軍奮袂而起所向無前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生豈敢妄希天位將軍見逼以至於此若天命有歸將軍宜時正尊號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親賢而輔之時都督高歡勸榮稱帝左右多同之榮疑未決賀拔岳進曰將軍首舉義兵志除姦逆大勳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自鑄金爲像凡四鑄不成功曹參軍燕郡劉靈助善卜筮榮信之靈助言天時人事未可榮曰若我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天命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寤深自悔悟曰過誤若是唯當以死謝朝廷賀拔岳請殺高歡以謝天下左右皆曰歡雖復愚疎言不思難今四方多事須藉武將請捨之收其後效榮乃止夜四更復迎帝還營榮望馬首叩頭請死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既多不敢入洛城即欲向北爲遷都之計榮狐疑甚久武衛將軍汎禮固諫辛丑榮奉帝入城帝御太極殿下詔大赦改元建義從太原王將士普加五階在京文官三階武官三階百姓復租役三

年、時百官蕩盡、存者皆竄匿不出、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赦於闕下、洛中士民草草、人懷異慮、或云榮欲縱兵大掠、或云欲遷都晉陽、富者棄宅、貧者襁負、率皆逃竄、什不存一二、直衛空虛、官守曠廢、榮乃上書稱大兵交際、難可齊壹、諸王朝貴、橫死者衆、臣今粉軀、不足塞咎、乞追贈亡者、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爲無上皇帝、自餘死於河陰者、諸王贈三司、三品贈分僕、五品贈刺史、七品已下及白民贈郡鎮、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又遣使者循城勞問詔從之、於是朝士稍出、人心粗安、封無上王之子韶爲彭城王、榮猶執遷都之議、帝亦不能違、都官尚書元諶爭之以爲不可、榮怒曰、何關軍事、而固執也、且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諶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柰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諶、諶國之宗室、位居常伯、生既無益、死復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抵諶罪、爾朱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諶顏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登高、見宮闕壯麗、列樹成行、乃歎曰、臣昨愚闇、有北遷之意、今見皇居之盛、熟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由是罷遷都之議、

庚戌、魏賜爾朱榮子乂羅爵梁郡王、　五月、丁巳朔、魏加爾朱榮非道大行臺、爾朱榮入見魏主於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貳心、帝自起止之、因復爲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飲之、熟醉、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即以牀轝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

中宿矣榮女先爲肅宗嬪榮欲敬宗立以爲后帝疑未決給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帝遂從之榮意甚悅榮舉止輕脫喜馳射每入朝見更無所爲唯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幷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日暮罷歸與左右連手蹋地唱回波樂而出性甚嚴暴喜慍無恒刀槊弓矢不離於手每有瞋嫌即行擊射左右恒有死憂嘗見沙彌重騎一馬榮即令相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辛酉榮還晉陽帝餞之於邙陰榮令元天穆入洛

害作官

陽加天穆侍中錄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以行臺郎中桑乾朱瑞爲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朝廷要害悉用其腹心爲之　魏員外散騎常侍高乾祐之從子也與弟敖曹季式皆喜輕俠與魏主有舊爾朱榮之向洛也逃奔齊州聞河陰之亂遂集流民起兵於河濟之間受葛榮官爵頻破州軍魏主使元欣諭旨乾等乃降以乾爲給事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敖曹爲通直散騎侍郎榮以乾兄弟前爲叛亂不應復居近要魏主乃聽解官歸鄉里敖曹復行抄掠榮誘執之與薛脩義同拘於晉陽敖曹名昂以字行　秋七月乙丑魏加爾朱榮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

初宇文肱從鮮于脩禮攻定州戰死於唐河其子泰在

辛巳以下當連上句

脩禮軍中、脩禮死、從葛榮敗、爾朱榮愛泰之才、以爲統軍、辛巳、以爾朱榮爲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榮子平昌公文殊、樂昌公文暢竝進爵爲王、

中大通二年、秋、八月、魏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樹置親黨、布列魏主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魏主雖受制於榮、然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數親覽辭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帝又與吏部尚書李神儁議清治選部、榮嘗關補曲陽縣令、神儁以階懸不奏、別更擬人、榮大怒、即遣所補者往奪其任、神儁懼而辭位、榮使尚書左僕射爾朱世隆慰遣、榮啓非人爲河南諸州、帝未之許、太宰天穆入見面論、帝猶不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爲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百官恐陛下亦不得遣之、如何啓數人爲州牧、遽不用也、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之理、榮聞之大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爾朱皇后性妒忌、屢致忿恚、帝遣爾朱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即自作、今亦復決世隆曰、止自不爲、若本自爲之、臣今亦封王矣、帝既外逼於榮、內迫皇后、怛怏快快、不以萬乘爲樂、唯幸寇盜未息、欲使與榮相持、及關隴既定、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即今天下便是無賊、或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之後、方勞聖慮、帝畏榮餘人怪之、還以它語亂之曰、然、撫寧荒餘、殲成不易、榮見四方無事、奏稱參軍許周

勸臣取九錫、臣惡其言、已斥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歎其忠、榮好獵、不捨寒暑、列圍而進、令士卒必齊壹、雖遇險阻、不得違避、一鹿逸出、必數人坐死、有一卒見虎而走、榮謂曰、汝畏死邪、即斬之、自是每獵、士卒如登戰場、嘗見虎在窮谷中、榮令十餘人空手搏之、毋得損傷、死者數人、卒擒得之、以此爲樂、其下甚苦之、太宰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勳業已盛、四方無事、唯宜脩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感傷和氣、榮攘袂曰、靈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乃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皆奴才、乘時作亂、譬如奴走、擒獲即已、頃來受國大恩、未能混壹海內、何得遽言勳業、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與兄戒勒士馬、交獵嵩高、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荊、悉擁生蠻、北填六鎮、回軍之際、掃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以數千騎、徑度縛取、然後與兄奉天子、巡四方、乃可稱勳耳、今不頻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城陽王徽之妃、帝之舅女、侍中李彧、延寔之子、帝之姊壻也、徽彧欲得權寵、惡榮爲己害、日毀榮於帝、勸帝除之、帝懲河陰之難、恐榮終難保、由是密有圖榮之意、侍中楊侃、尚書右僕射元羅亦預其謀、會榮請入朝、欲視皇后挽乳、徽等勸帝因其入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當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洛陽人

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遍與朝士書相任去留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恒望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悅子才名邵以字行繼之族弟也時人多以字行者舊史皆因之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猶以榮所親信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爾朱世隆疑帝欲為變乃為匿名書自牓其門云天子與楊侃高道穆等為計欲殺天柱取以呈榮榮自恃其彊不以為意爭毀其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榮妻北鄉長公主亦勸榮不行榮不從是月榮將四萬五千騎發并州時人皆言榮反又云天子必當圖榮九月榮至洛陽帝即欲殺之以太宰天穆在并州恐為後患故忍未發并召天穆有人告榮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徽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不可保邪先是長星出中台掃太角恒州人高榮祖頗知天文榮問之對曰除舊布新之象也榮甚悅榮至洛陽行臺郎中李顯和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眞司作禪文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之榮下人皆陵侮帝左右無所忌憚故其事皆上聞奚毅又見帝求間帝即下明光

殿與語知其至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彧告以毅語
榮小女適帝兄子陳留王寬榮嘗指之曰我終當得此壻
力微以白帝曰榮慮陛下終爲已患脫有東宮必貪立孩
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耳帝夢手把刀自割落十
指惡之告徽及楊侃徽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亦是
其類乃吉祥也戊子天穆至洛陽帝出迎之榮與天穆竝
從入西林園講射榮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
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欲因獵挾天子移
都由是帝益疑之辛卯帝召中書舍人温子昇告以殺榮
狀幷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末帝曰王允若即赦涼
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

猶須爲況不必死吾寧爲高貴鄉公死不爲常道鄉公生
帝謂殺榮天穆即赦其黨皆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爾朱
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特爲榮所委任具知天下虛實亦
不宜留徽及楊侃皆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理
帝亦以爲然徽曰榮腰間嘗有刀或能狼戾傷人臨事願
陛下起避之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於天
穆竝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已至
中庭事不果壬辰帝忌日癸巳榮息日甲午榮暫入即請
陳留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帝謀頗泄世隆
又以告榮且勸其速發榮輕帝以爲無能爲曰何忽忽預
帝謀者皆懼帝患之城陽王徽曰以生太子爲辭榮必入

九月上有始字

朝因此斃之帝曰后懷孕九月可乎徽曰婦人不及期而產者多矣彼必不疑帝從之戊戌帝伏兵於明光殿東序聲言皇子生遣徽馳騎至榮第告之榮方與上黨王天穆博徽脫榮帽懽舞盤旋兼殿內文武傳聲趣之榮遂信之與天穆俱入朝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帝令子昇作赦文既成執以出遇榮自外入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敕榮不取視而入帝在東序下西向坐榮天穆在御榻西北南向坐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從東戶入即起趨御坐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同時俱死榮于菩提及車騎將軍爾朱陽覩等三

自上有子如二字

十人從榮入宮亦爲伏兵所殺帝得榮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者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遂不可制於是內外喜譟聲滿洛陽城百僚入賀帝登閶闔門下詔大赦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崔淵將兵鎮北中是夜爾朱世隆奉北鄉長公主帥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衛將軍賀拔勝與榮黨田怡等聞榮死奔赴榮第時宮殿門猶未加嚴防怡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有備吾等衆少何可輕爾但得出城更爲它計怡乃止及世隆走勝遂不從帝甚嘉之朱瑞雖爲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帝亦善遇之故瑞從世隆走而中道逃還榮素厚金紫光祿大夫司馬子如榮死自

宮中突出至榮第棄家隨榮妻子走出城世隆即欲還北子如曰兵不厭詐今天下恟恟唯彊是視當此之際不可以弱示人若亟北走恐變生肘腋不如分兵守河橋遣軍向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亦足示有餘力使天下畏我之彊不敢叛散世隆從之己亥攻河橋擒奚毅等殺之據北中城魏朝大懼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諭之世隆斬首以徇魏以雍州刺史爾朱天光為侍中儀同三司以司空楊津為都督幷肆等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幷州刺史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經略河汾榮之入洛也以高敖曹自隨禁於駝牛署榮死帝引見勞勉之兄乾自東冀州馳赴洛陽帝以乾為河北大使敖曹為直閤將軍使歸招集鄉曲為表裏形援帝親送之於河橋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為朕河上一楊塵乾垂涕受詔敖曹援劒起舞誓以必死冬十月癸卯朔世隆遣爾朱拂律歸將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帝升大夏門望之遣主書牛法尚謂之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釁逆王法無親已正刑書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若降官爵如故拂律歸曰臣等從太原王入朝忽致寃酷今不忍空歸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因涕泣哀不自勝群胡皆慟哭聲振城邑帝亦為之愴然遣侍中朱瑞齎鐵券賜世隆世隆謂瑞曰太原王功格天地赤心奉國長樂不顧信誓枉加屠害今日兩行

可足倒

鐵字何可足信吾爲太原王報讎終無降理瑞還白帝帝即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即得萬人與拂律歸等戰於郭外拂律歸等生長戎旅洛陽之人不習戰鬬屢戰不克甲辰以前車騎大將軍李叔仁爲大都督帥衆討世隆戊申皇子生大赦以中書令魏蘭根兼尚書左僕射爲河北行臺定相殷三州皆稟蘭根節度爾朱氏兵猶在城下帝集群臣博議皆恇懼不知所出通直散騎常侍李苗奮衣起曰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橋城陽王徽高道穆皆以爲善帝許之乙卯苗募人從馬渚上流乘船夜下去橋數里縱火船焚

長作牧

河橋倏忽而至爾朱氏兵在南岸者望之爭橋北度俄而橋絕溺死者甚衆苗將百許人泊於小渚以待南援官軍不至爾朱氏就擊之左右皆盡苗赴水死帝傷惜之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河陽侯謚曰忠烈世隆亦收兵北遁丙辰詔行臺源子恭將步騎一萬出西道楊昱將募士八千出東道以討之子恭仍鎮太行丹谷築壘以防之世隆至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隆攻拔之殺城中人無遺類以肆其忿唯希質走免詔以前東州州刺史元顯恭爲晉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西道行臺　魏東徐州刺史廣長斛斯椿素依附爾朱榮榮死椿懼棄州歸汝南王悅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

長子兆來會之壬申共推太原太守行幷州事長廣王曄
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明曄英之弟子也以兆爲大將軍
進爵爲王世隆爲尚書令賜爵樂平王加太傅司州牧又
以榮從弟慶律爲太尉賜爵常山王世隆兄天柱長史彥
伯爲侍中徐州刺史仲遠爲車騎大將軍兼尚書左僕射
三徐州大行臺仲遠亦起兵向洛陽爾朱天光之克平凉
也宿勤明達請降既而復叛北走天光遣賀拔岳討之明
達犇東夏岳聞爾朱榮死不復窮追還涇州以待天光天
光與侯莫陳悅亦下隴與岳謀引兵向洛魏敬宗使朱瑞
慰諭天光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犇而更立宗室乃頻啓
云臣實無異心唯欲仰奉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使其下

僚屬啓云天光密有異圖願思勝策以防之范陽太守盧
文偉誘平州刺史侯淵出獵閉門拒之淵北於郡南爲榮
舉哀勒兵南向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爲淵
所敗敬宗以城陽王徽兼大司馬錄尚書事總統內外徽
意謂榮既死枝葉自應散落及爾朱世隆等兵四起黨衆
日盛徽憂怖不知所出性多忌嫉不欲人居己前每獨與
帝謀議群臣有獻策者徽輒勸帝不納且曰小賊何慮不
平又靳惜財貨賞賜率皆薄少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
故徒有糜費而恩不感物十一月癸酉朔敬宗以車騎將
軍鄭先護爲大都督與行臺楊昱共討爾朱仲遠乙亥以
司徒長孫稚爲大尉臨淮王彧爲司徒丙子進雍州刺史

廣宗公爾朱天光爵爲王長廣王亦以天光爲隴西王爾朱仲遠攻西兗州丁丑拔之擒刺史王衍衍肅之兄子也癸未敬宗以石衛將軍賀拔勝爲東征都督壬辰又以鄭先護兼尚書左僕射爲行臺與勝共討仲遠戊戌詔罷魏蘭根行臺以定州刺史薛曇尚兼尚書爲北道行臺鄭先護疑賀拔勝置之營外庚子勝與仲遠戰於滑臺東兵敗降於仲遠初爾朱榮嘗從容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兆雖勇於戰鬬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唯賀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穿鼻乃以高歡爲晉州刺史及兆引兵向洛遣使召歡歡遣長史孫騰詣兆辭以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隔河爲掎角之勢兆不悅曰還白高晉州吾得吉夢夢與吾先人登高丘丘旁之地耕之已熟獨餘馬蘭先人命吾拔之隨手而盡以此觀之往無不克騰還報歡曰兆狂愚如是而敢爲悖逆吾勢不得久事爾朱矣十二月壬寅朔爾朱兆攻丹谷都督崔伯鳳戰死都督史仵龍開壁請降源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兼行從河橋西涉渡先是敬宗以大河深廣謂兆未能猝濟是日水不沒馬腹甲辰暴風黃塵漲天兆騎叩宮門宿衛乃覺變弓欲射失不得發一時散走華山王鷙斤之玄孫也素附爾朱氏帝始聞兆南下欲自帥諸軍討之鷙說帝曰黃河萬仞兆安得渡帝遂自安及兆入宮鷙復約止衛兵

不使鬬帝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帝屢呼之不顧而去兆騎執帝鎖於永寧寺樓上帝寒甚就兆求頭巾不與兆營於尚書省用天子金鼓設刻漏於庭撲殺皇子汙辱嬪御妃主縱兵大掠殺司空臨淮王彧尚書左僕射范陽王誨青州刺史李延寔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前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子弟曰如聞爾朱兆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逃於它所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兆亦不加勳賞兆夢徽謂己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覺意所夢爲實即掩捕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百斤馬五十匹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擊足捶之至死爾朱世隆至洛陽兆自以爲已功責世隆曰叔父在朝日久耳目應廣如何令天柱受禍挼勠順旨聲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爾朱仲遠亦自滑臺至洛戊申魏長廣王大赦爾朱榮之死也敬宗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蕃使襲秀容及兆入洛步蕃南下兵勢甚盛故兆不暇久留亟還晉陽以禦之使爾朱世隆慶律彥伯等留鎮洛陽甲寅兆遷敬宗於晉陽兆自於河梁監閱財貨高歡聞敬宗向晉陽

無以字

帥騎東巡以邀之不及因與兆書爲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爾朱天光輕騎入洛見世隆等即還雍州初敬宗恐北軍不利欲爲南走之計託云征蠻以高道穆爲吉道大行臺未及發而兆入洛道穆託疾去世隆殺之主者請追李苗封贈世隆曰當時衆議更二日即欲縱兵大掠焚燒郭邑賴苗之故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復追爾朱榮之死也世隆等徵兵於太宰太守代人房謨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遣弟毓詣洛陽及兆得志其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執謨繫州獄部中蜀人聞之皆叛安定紿謨弱馬令軍前慰勞諸賊見謨莫不遥拜謨先所乘馬安定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人乘之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爾朱世隆聞之捨其罪以爲其府長史北道大行臺楊津以衆少留鄴召募欲自滏口入幷州會爾朱兆入洛津乃散衆輕騎還朝爾朱世隆與兄弟密謀慮長廣王毋衛氏干預朝政伺其出行遣數十騎如劫盜者於京巷殺之尋懸牓以千萬錢募賊甲子爾朱兆縊敬宗於晉陽三級佛寺幷殺陳留王寬是月紀豆陵步蕃大破爾朱兆於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幷力僚屬皆勸歡勿應召歡曰兆方急保無它慮遂行歡所親賀拔焉過見請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逗留辭以河無橋不得度步蕃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於歡歡乃徙從之兆時避步蕃南出步蕃至

平樂郡、歡與兆進兵合擊、大破之、斬步蕃於石鼓山、其衆退走、兆德歡相與誓爲兄弟、將數十騎詣歡、通夜宴飲、初葛榮部衆流入幷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使者、賀拔允時在坐、請使歡領之、歡拳毆其口、折一齒曰、平生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事取捨在王、而阿鞠泥敢僭易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爲誠、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

使劉貴請兆、以幷肆頻歲霜旱、降戶掘田鼠而食之、面無穀色、徒汙人境內、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邪、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舊隙、兆怒、囚紹宗、趣歡發、歡自晉陽出滏口、道逢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而易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會漲水暴漲、橋壞、歡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它故、備山東盜耳、王信公主之讒、自來賜追、今不辭度水而死、

恐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詣永、與歡坐幕下、陳謝授歡刀、引頸使歡斫之、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耳、今爲旁人所構間、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復斬白馬與歡爲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犇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之而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驍勇、兒悍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復召歡、歡將上馬、詣之、孫騰牽歡衣、歡乃止兆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兆腹心念賢頗降、户家屬、別爲營歡僞與之善、覩其佩刀、因取殺之、士衆感悅、益願附從、斛斯椿復棄汝南王悅犇魏、

大將軍下當空一格

三年、春、正月、魏右僕射鄭先護聞洛陽不守、士衆逃散、遂來奔、丙申、以先護爲征北大將軍、魏自敬宗被囚、宫室空近百日、爾朱世隆鎮洛陽、商旅流通、盜賊不作、世隆兄弟密議、以長廣王曄疎遠、又無人望、欲更立近親、儀同三司廣陵王恭、羽之子也、好學有志度、正光中、頗給事黄門侍郎、以元乂擅權、託瘖病、居龍華佛寺、無所交通、求安未有自敬宗言王陽瘖將有異志、恭懼、逃於上洛山、洛州刺史執送之、繫治久之、以無狀獲免、閱西大行臺郎中薛孝通說爾朱天光曰、廣陵王高祖猶子、夙有令望、沈晦不言多歷年所、若奉以爲主、必天人允叶、天光與世隆等謀之、疑其實瘖、使爾朱彦伯潛往敦諭、且脅之、恭乃曰、天何言哉、世

隆等大喜孝通聰之子也二月己巳長廣王至邯山南世
隆等爲之作禪文使恭山太守遼西賈瓊執鞭獨入啓長
廣王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遂署禪文廣
陵王奉表三讓然後卽位大赦改元普泰黃門侍郎邢子
才爲赦文叙敬宗枉殺太原王榮之狀節閔帝曰永安手
詔稱臣非爲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因顧
左右取筆自作赦文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
億兆同茲大慶肆眚之科一依常式帝閉口八年至是乃
言中外欣然以爲明主望致太平庚午詔以三皇稱皇五
帝稱帝三代稱王蓋遽爲沖挹自秦以來競稱皇帝予今
但稱帝亦以褒矣加爾朱世隆儀同三司贈爾朱榮相國

晉王加九錫世隆使百官議榮配享司直劉季明曰若配
世宗於時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莊帝爲臣不終
以此論之無所可配世隆怒曰汝應死季明曰下官旣爲
議首依禮而言不合聖心翦戮唯命世隆亦不之罪以榮
配高祖廟廷又爲榮立廟於首陽山因周公之廟而爲之
以榮功可比周公廟成鴟梟爲火所焚爾朱兆以不預廢立之
謀大怒欲攻世隆世隆率爾朱彥伯往諭之乃止初敬宗使
安東將軍史仵龍平北將軍楊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
崇侍中子恭鎮河內及爾朱兆南向仵龍文義帥衆先降
由是子恭之軍望風亦潰兆遂乘勝直入洛陽至是爾朱
世隆論仵龍文義之功各封千户侯魏主曰仵龍文義於

上之作舊

上以下有爲字

子上有源字

幽作四

定作由是二字

王有功於國無勳竟不許爾朱仲遠鎮滑臺表用其下都督爲西兗州刺史先用後表詔荅曰已能近補何勞遠聞

幽安營幷幽州行臺劉靈助自謂方術可以動人又推等幷知爾朱氏將衰乃起兵自稱燕王開府儀同三司大行臺聲言爲敬宗復讐且妄述圖讖云劉氏當爲王定幽瀛冀之民多從之者夜舉火爲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引兵南至博陵之安國城爾朱兆遣監軍孫白鷄至冀州託言調發民馬欲俟高乾兄弟送馬而收之乾等知之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合謀潛部勒壯士襲據信都殺白鷄執刺史元嶷乾等欲推其父翼行州事翼曰和集我不如封皮乃奉隆之行州事爲敬宗舉哀將士皆縞

莫作孰

素升壇誓衆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仍受劉靈助節度隆之磨奴之族孫也殷州刺史爾朱羽生將五千人襲信都高敖曹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擊之乾在城中繩下五百人追救未及敖曹已交兵羽生敗走敖曹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高歡屯壺關大王山六旬乃舉兵東出聲言討信都信都人皆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密參意旨諸君勿懼也乃將十餘騎與封隆之子子繪潛謁歡於滏口說歡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凡曰有知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彊之徒不足爲

明公敵矣鄙州雖小户口不減十萬穀帛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思其計乾辭氣慷慨歡大悅與之同帳寢初河南太守趙郡李顒甫喜豪俠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方五六十里居之顒甫卒子元忠繼之家素富多出貸求利人甚敬之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元忠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及葛榮起元忠帥宗黨作壘以自保坐大槲樹下前後斬遣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擊却之葛榮曰我自中山至此連爲趙李所破何以能成大事乃悉衆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爾朱兆殺敬宗元忠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歡聞其酒容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雋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門者以告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事爾朱邪歡曰富貴皆因彼所致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來未時乾以見歡歡給之曰從叔輩麤何肯來元忠曰雖麤竝解事歡曰趙郡酔矣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遣也歡乃復留與語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勝元忠因進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邕兄

弟必爲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殷既合滄瀛幽定自然弭服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歡至山東約勒士卒絲毫之物不聽侵犯每過麥地歡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歡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與有車營租米歡掠取之進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等開門納之高敖曹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爲婦人遺以布裙歡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敖曹乃與俱來　癸酉魏封長廣王曄爲東海王以青州刺史魯郡王肅爲太師淮陽王欣爲太傅爾朱世隆爲太保長孫稚爲太尉趙郡王諶爲司空徐州刺史爾朱仲遠雍州刺史爾朱天光竝爲大將軍幷州刺史爾朱

傅作尉

及作又

兆爲天柱大將軍賜高歡爵勃海王徵使入朝長孫稚固辭太傅乃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爾朱兆辭天柱曰此叔父所終之官我何敢受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幷州刺史高歡辭不就徵爾朱仲遠徙鎮大梁復加兗州刺史爾朱世隆之初爲僕射也畏爾朱榮之威嚴深自刻厲留心几桉應接賓客有開敏之名及榮死無所顧憚爲尚書令家居視事坐符臺省事無大小不先白世隆有司不敢行使尚書郎宋遊道邢昕在其聽事東西別坐受納辭訟稱命施行公爲貪淫生殺自恣及欲收軍士之意汎加階級皆爲將軍無復員限自是勳賞之官大致猥濫人不復貴是時天光專制關右兆奄有幷汾

仲遠擅命徐兗世隆居中用事、競爲貪暴而仲遠尤甚、所部富室大族多誣以謀反籍沒其婦女財物入私家、投其男子於河、如是者不可勝數、自榮陽以東租稅悉入其軍、不送洛陽東南州郡、自牧守以下至士民畏仲遠如豺狼由是四方之人皆惡爾朱氏而憚其彊莫敢違也、己丑、魏以涇州刺史賀拔岳爲岐州刺史、渭州刺史侯莫陳悅爲秦州刺史、竝加儀同三司、魏使大都督侯淵驃騎大將軍代人叱列延慶討劉靈助、至固城淵畏其衆、欲引兵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靈助庸人、假妖術以惑衆、大兵一臨、彼皆恃其符厭豈肯裁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不如出營城外、詐言西歸、靈助聞之、必自寬縱、然後潛軍擊之、往則成擒矣、淵從之、出頓城西、聲云欲還、丙申、簡精騎一千、夜發、直抵靈助壘、靈助戰敗、斬之、傳首洛陽、初靈助起兵自占勝負、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爾朱氏不久當滅、及靈助首函入定州、果以是月之末、夏四月癸丑、魏以高歡爲大都督、東道大行臺、冀州刺史、丙寅、魏以侍中驃騎大將軍爾朱彥伯爲司徒、魏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鎮南大將軍斛律金軍主善無庫狄干與歡妻弟婁昭、妻之姊夫、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爲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憂懼、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與都督尉景爲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皆號慟聲震郊野、歡

無刺史二字

乃諭之曰、與爾俱爲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柰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反乃急計、然當推一人爲主、誰可者、衆共推歡、歡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爲天下笑、衆皆頓顙曰、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庚申、起兵於信都、亦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高乾帥衆救之、乾輕騎入見刺史爾朱羽生、與指畫軍計、羽生與乾俱出、因擒斬之、持羽生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鎮廣阿、歡於是抗表、罪狀爾朱氏、爾朱世隆

不通下當空一格

匿之不通、魏楊播及弟椿、津皆有名德、播剛毅、椿津謙恭、家世孝友、緦服同爨、男女百口、人無間言、椿津皆至三公、一門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敬宗之誅爾朱榮也、播子侃預其謀、城陽王徽、李彧皆其姻戚也、爾朱兆入洛、侃逃歸華陰、爾朱天光使侃婦父韋義遠招之、與盟、許貰其罪、侃曰、彼雖食言、死者不過一人、猶冀全百口、乃出應之、天光殺之、時椿致仕、與其子昱在華陰、椿弟冀州刺史順、司空津、順子東雍州刺史辯、正平太守仲宣皆在洛、秋七月、爾朱世隆誣奏楊氏謀反、請收治之、魏主不許、世隆苦請、帝不得已、命有司檢案以聞、壬申、夜、世隆遣兵圍津第、天光亦遣兵掩椿家於華陰、東西之族、無少長者殺之、籍沒

其家、世隆奏云楊氏實反與收兵相拒皆已格殺帝惋悵久之不言而已朝野聞之無不痛憤津子逸爲光州刺史爾朱仲遠遣使就殺之唯津子愔於被收時適出在外逃匿獲免往見高歡於信都泣訴家禍因爲言討爾朱氏之策歡甚重之卽署行臺郎中　丙戌魏司徒爾朱彥伯以旱遜位戊子以彥伯爲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彥伯於兄弟中差無過惡爾朱世隆固讓太保魏主特置儀同三司之官位次上公之下庚寅以世隆爲之斛斯椿譖朱瑞於世隆世隆殺之　魏爾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特其彊不以爲慮獨爾朱世隆憂之爾朱兆將步騎二萬出井陘趣殷州李元忠棄城降信都八月丙午爾朱仲遠度律將

兵討高歡九月己卯魏以仲遠爲太宰庚辰以爾朱天光爲大司馬、孫騰說高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散歡疑之騰再三固請乃立勃海太守元朗爲帝朗融之子也冬十月壬寅朗卽位於信都城西改元中興以歡爲侍中承相都督中外諸軍大將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高乾爲侍中司空高敖曹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孫騰爲尚書左僕射河北行臺魏蘭根爲右僕射己酉爾朱仲遠度律與驃騎大將軍斛斯椿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賀拔勝車騎大將軍賈顯智軍於陽平顯智名智以字行顯度之弟也爾朱兆出井陘軍于廣阿衆號十萬高歡縱反間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

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兆兆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疑望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曉說之兆執椿勝還營仲遠度律大懼引兵南遁兆數勝罪將斬之曰爾殺衛可孤罪一也天柱薨爾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爾久矣今復何言勝曰可孤爲國巨患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爲罪乎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寇賊密邇骨肉構隙自古及今未有如是而不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高歡將與兆戰而畏其衆彊以問親信都督段韶韶曰所謂

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弒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衆彊之有歡曰雖然吾以小敵大恐無天命不能濟也韶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爾朱氏外亂天下內失英雄心智者不爲謀勇者不爲鬭人心已去天意安有不從者哉韶榮之子也辛亥歡大破兆於廣阿俘其甲卒五千餘人　十一月庚辰魏高歡引兵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

四年春正月魏高歡攻鄴爲地道施柱而焚之城陷入地壬午拔鄴擒劉誕以楊愔爲行臺右丞時軍國多事文檄教令皆出於愔及開府諮議參軍崔陵陵逞之五世孫也

二月辛亥魏安定王追謚敬宗曰武懷皇帝甲子以高歡爲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三月丙寅以高澄爲驃騎大將軍丁丑安定王帥百官入居於鄴爾朱兆與爾朱世隆等互相猜阻世隆卑辭厚禮諭兆欲使之赴洛唯其所欲又請節閔帝納兆女爲后兆乃悅幷與天光度律更立誓約復相親睦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皆怨毒爾朱而吾等爲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欲盡去之甚難去之不盡必爲後患柰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共討高歡世隆屢徵天光天光不至使椿自往邀之曰高歡作亂非王不能定豈可坐視宗族夷滅邪天光不得已將東出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衆豈能爲敵但能同心戮力往無不捷若骨肉相疑則圖存之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閏月壬寅天光自長安兆自晉陽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皆會於鄴衆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節閔帝以長孫稚爲大行臺總督之高歡令吏部尚書封隆之守鄴癸丑出頓紮陌大都督高敖曹將鄉里部曲王桃湯等三千人以從歡曰高都督所將皆漢兵恐不足集事欲割鮮卑兵千餘人相雜用之何如敖曹曰敖曹所將練習已久前後格鬬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不煩

更配也庚申爾朱兆帥輕騎三千夜襲鄴城叩西門不克而退壬戌歡將戰馬不滿二千步兵不滿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陳連繫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兆望見歡遥責歡以叛己歡曰本所以戮力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歡曰我昔親聞天柱計汝在户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絶矣遂戰歡將中軍高敖曹將左軍歡從父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兆等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攻散卒躡其後敖曹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兆等大敗賀拔勝與徐州刺史杜德於陳降歡兆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欲輕騎西走紹宗及

旗鳴角收散卒成軍而去兆還晉陽仲遠帥東郡爾朱彥伯聞虔律等敗欲自將兵守河橋世隆不從虔律天光將之洛陽大都督斛斯椿謂都督賈顯度賈顯智曰今不先執爾朱氏吾屬死無類矣乃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先還世隆使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馳赴北中簡閱敗衆以次內之椿至不得入城乃詭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欲大掠洛邑遷部長安宜先內我以爲之備叔淵信之夏四月甲子朔椿等入據河橋盡殺爾朱氏之黨虔律天光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可施遂西走至潼波津爲人所擒送於椿所椿使行臺長孫稚詣洛陽奏狀別使賈顯智張歡帥騎掩襲世隆執之彥伯時在

無單騎二字

禁直長孫稚於神虎門啓陳高歡義功既振請誅爾朱氏節閔帝使舍人郭崇報參伯狠狽走出爲人所執與世隆俱斬於閶闔門外送其首拜度律天光於高歡節閔帝使中書舍人盧辯勞歡於鄴歡使之見安定王辯抗辭不從歡不能奪乃捨之辯同之兄子也爾朱天光之東下也留其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欲與之俱東賀拔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以應高歡計未有所出宇文泰謂岳曰今天光尚近悅未必有貳心若以此告之恐其驚懼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悅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泰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共襲長安泰帥輕騎爲前驅顯壽棄城走追至華陰擒之歡以岳爲關西大行臺岳以泰爲行臺左丞領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之辛巳安定王至邠山高歡以安定王疎遠使僕射魏蘭根慰諭洛邑且觀節閔帝之爲人欲復奉之蘭根以帝神采高明恐於後難制與高乾兄弟及黃門侍郎崔悛力勸歡廢之歡集百官問所宜立莫有應者太僕代人綦毋儁盛稱節閔帝賢明宜主社稷歡欣然是之悛作色曰君言賢明自可待我高王徐登大位廣陵既爲逆胡所立何得猶爲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歡遂幽節閔帝於崇訓佛寺歡入洛陽斛斯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耳若不先制人將爲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

勝曰彼有功於時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揮之椿乃止歡以汝南王悅高祖之子召欲立之聞其狂暴無常乃止時諸王多逃匿尚書左僕射平陽王脩懷之子也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見脩所親具外散騎侍郎太原王思政問王所在思政曰須知問意椿曰欲立為天子思政曰得無賣我邪曰不也曰椿從思政見脩脩色變謂思政曰敢保之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椿馳報歡歡遣四百騎迎脩入氈帳陳誠泣下霑襟脩讓以寡德歡再拜脩亦拜歡出備服御進湯沐達夜嚴警昧爽文武執鞭以朝使斛斯椿奉勸進表椿入帷門聲折延首而不敢前脩令思政取表視之曰便不時不稱朕矣乃為安定王作詔策而禪位焉戊子孝武帝即位於東郭之外用代都舊制以黑氈蒙七人歡居其二帝於氈上西向拜天畢入御太極殿群臣朝賀升閶闔門大赦改元太昌以高歡為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庚寅加高澄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初歡起兵信都爾朱世隆知司馬子如與歡有舊自侍中驃騎大將軍出為南岐州刺史歡入洛召子如為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廣州刺史廣寧韓賢素為歡所善歡入洛凡爾朱氏所除官爵例皆削奪唯賢如故以前御史中尉樊子鵠兼尚書左僕射為東南道大行臺與徐州刺史杜德追爾朱仲遠仲遠已出境遂攻元樹於

譙丞相歡徵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畏歡欲單馬入朝行臺右丞薛孝通說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衆誠亦難敵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雖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高王除之則失人望留之則爲腹心之疾且吐萬人雖復敗走猶在幷州高王方內撫群雄外抗勍敵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今關中豪俊皆屬心於公願效其智力公以華山爲城黃河爲塹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谷柰何欲束手受制於人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爲啓而不就徵壬辰丞相歡還鄴送爾朱度律天元於洛陽斬之　五月丙申魏主酖節閔帝於門下外省詔百司會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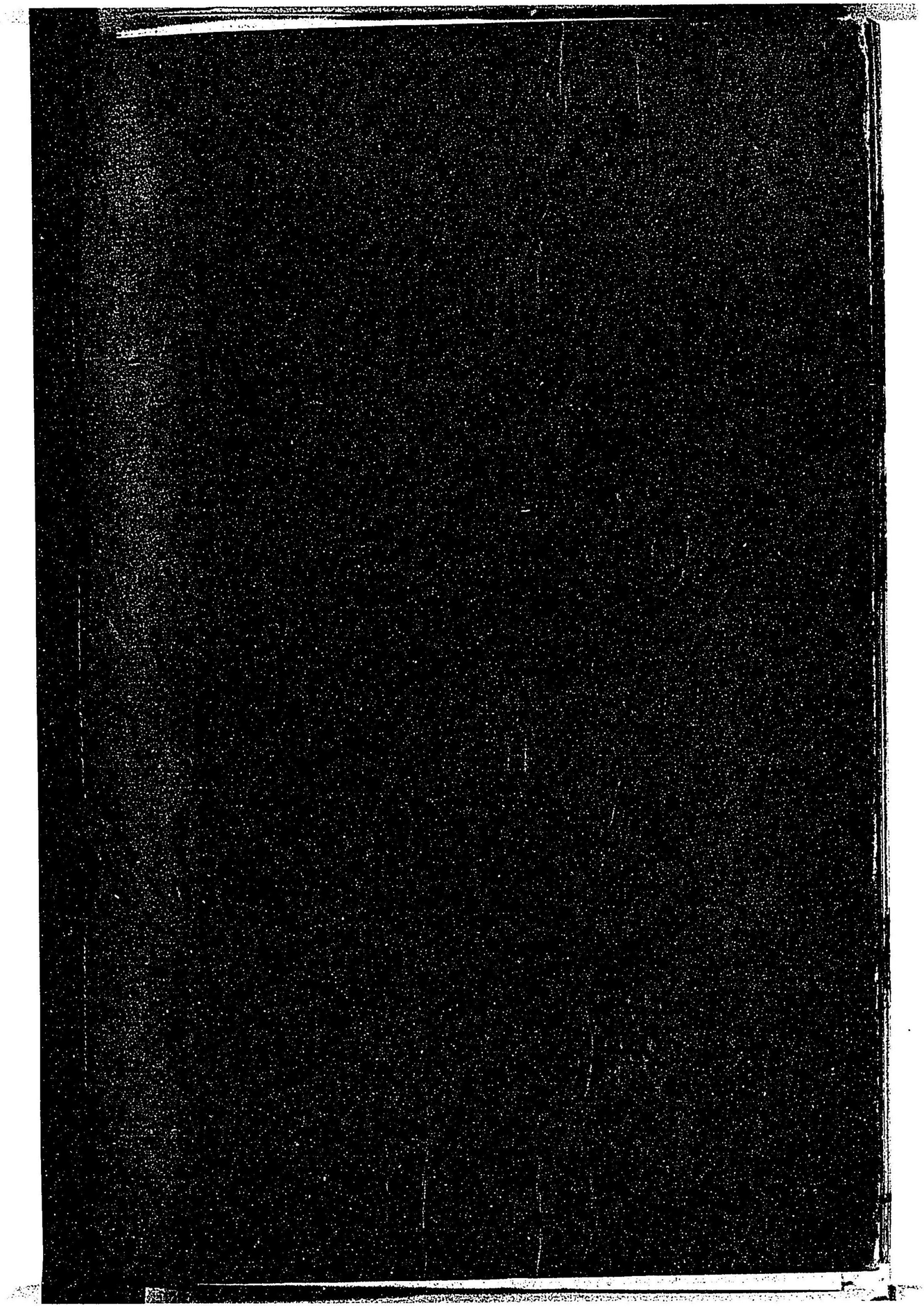
無狎字

葬用殊禮以沛郡王欣爲太師趙郡王諶爲太保南陽王寶炬爲太尉長孫稚爲太傅寶炬愉之子也丞相歡固辭天柱大將軍戊戌許之己酉清河王亶爲司徒侍中河南高隆之本徐氏養子丞相歡命以爲弟恃歡勢驕狎公卿南陽王寶炬毆之曰鎮兵何敢爾魏主以歡故六月丁卯黜寶炬爲驃騎大將軍歸第　魏主避廣平武穆王之諱改謚武懷皇帝曰孝莊皇廟號敬宗　秋七月庚子魏復以南陽王寶炬爲太尉　壬寅魏丞相歡引兵入滏口大都督庫狄干入井陘擊爾朱兆庚戌魏主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高隆之帥步騎十萬會丞相歡於太原因以隆之爲丞相軍司歡軍於武鄉爾朱兆大掠晉陽北走秀容

并州平、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居之、冬、十一月、甲辰、魏殺安定王朗、東海王曄、已酉、以汝南王悅爲侍中、大司馬、魏主以汝南王悅屬近地尊、丁亥、殺之、十二月、魏主納丞相歡女爲后、命太常卿李元忠、納幣於晉陽、歡與之宴、論及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問、歡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求建義處、歡曰、建義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畏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歡須大笑、歡悉其雅意深重之、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隘出入寇掠、魏丞相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都督賈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五年、春、正月、魏賈泰奄至爾朱兆庭、軍人因宴伏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衆竝降、散兆逃於窮山、命左右西河張亮及蒼頭陳山提斬己首以降、皆不忍、兆乃殺所乘白馬、自縊於樹、歡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擒爾朱榮妻子及兆餘衆、語歡降、歡以義故待之甚厚、

兵守作守險　掠作抄　因伏作休

154
42
34



154
42
34

通鑑紀事本末

二十二